朝野記聞 人

閔子騫難
貞陵復議
文廟陞黜

三卷之人

3487
2902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丙子虜難

壬申冬春信使申得淵入虜中時胡差來言當革兄弟之盟更結君臣之約待來差行天子之禮且索黃金萬兩白金萬兩五色布十萬同白苧布一萬同精兵三萬戰馬三千匹朝廷以黃金非所產以虎皮代給其餘各物折半備給送邊以惕申景禛等一時偕行修御單以付之胡差到開城裂破御單至平山盡棄卜物而去 雜錄 癸酉春虜使大將所道里要歲幣召備局諸宰議之留十餘日竟不許遣申得淵報之余上劄言不可不許獨總戎使李曙是余言 上有總戎兵判生惻之 教及以元帥西下申得淵至瀋爲虜所黜而還

東271682

朝廷又遣金大乾更申歲幣難從以示絕和之意余留大乾
于灣上上疏大意以為強弱不同歲幣漢唐所不免不可失
其懽意天下事皆可悔此事不可悔鄭忠信請同疏余許之
疏上 下教備局曰金鄭等畏其喪元擅留使臣以沮人心
欲斬首警衆備局請拿鞫上 上命減死余配寧越鄭配長
淵 上將親征駐蹕松京金大乾渡江不得入虜境而還
上始懼許歲幣余明年蒙赦還朝荷潭二月備忘記勝敗兵
家常事金人雖強未必每歲每捷我軍雖弱未必每敗古語
曰志士不忘喪其元又曰兵驕則敗今日武士若能忘身殉
國則破此驕兵甚不難也噫人生世間無長生不死者其忍

辱爲生以爲人笑而猶未免於一死或死於女子之手而草木同腐莫若慕義當前以成丈夫之志也虜之侮辱雖出於無厭之性發此難從之請無非孤不賢之致言念慙䩄無以爲心也此虜若或來寇則寡人當進住前路激厲將士無慰西土軍民此意言于廟堂　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尹璛西下申得淵入胡中則胡酋曰兵粮依數相助則如前和好禮單捧留不然則還爲持去云　春信使朴簹將發諫院請停朴簹之行先送小譯諭以前此未嘗絕和之意仍講歲幣一定之數無貽日後之悔　答曰遣人講定有二不可稟定從行之則是貢獻也此一不可也彼不聽從則事大難處此

二不可也爾等以斟酌送禮爲屈稟定遵行爲殖亦未知其
言之當理也今廟堂叅酌施行備局回啓及見　聖教之後
更爲深思則定歲幣數目有如曺利用之於契丹則固爲大
幸彼若不然拒而不納又如金大乾之行則厥後難處反有
甚於今日且定奪于彼有若稟而行之事體尤爲不當依前
日啓辭量定禮單之數使臣入送似無不可臺論如此伏惟
上裁　國書略曰無窮者情難強者力古人因情而制禮
因財而制幣士執雉大夫執雁非士之情不及於大夫貧富
之勢異也於此有人焉家有十石酒客至享之以五石則是
爲不盡其情也家有一石酒客至享之以一石則是爲盡其

情也一石之酒豈多於五石之酒哉其盡力與不盡力而已
今玆禮單就貴國所言除金銀角弓非土産之外並稱力勸
定欲依前書之意永為一年一度恒式雖有未准數乃貧家
一石之酒也望貴國諒之又曰蓋天者在上之天心者在人
之天洞徹無間一而已矣向前孤謂貴國心實貴國謂孤心
實誠有些少雲翳於兩家之天者及其覺悟只是依舊一團
青天不但復存芥蔕云以羅繒素為副送之禮單各色綿紬
八百疋苧布麻布八百疋木綿八百疋豹皮六十張水獺皮
三百張霜華紙八百卷　孔有德耿仲明皆毛文龍之腹心
及投虜中聚黨八九萬為天兵所迫遂向鴨綠江金人使王

子帶萬兵來迎陳於中江金差到義州請得四萬兵粮及三
王子處各牛五隻其實欲給孔耿等軍也金汗書云新附山
東官軍乃予取遼東時所已得者續背叛入島彼時貴國給
粮養成其勢至今渠章衆士二萬船百餘隻復歸于予其口
粮周濟似宜復仰于貴國也伊時附南朝時貴國撫恤之今
附弊邦貴國輒更其事恐非兄弟友于之道矣云云　胡差
龍骨大到義州奪搶牛畜索捧米一千五百石而去　丙子
春金人改國號清使龍骨大偕家古差到義州請與共尊汗
為帝同為臣事　弘文館請以大義責虜使嚴辭痛斥以折
僭逆之心且西㺚新叛天朝又與我國曾不相通亟令道臣

拘禁两差不令上送 三司交章斥和館學儒生等上疏請斬虜使以明大義 副提學鄭蘊上劄亟遣元帥指揮防守之策毋為退縮之計一國武士咸萃諸將之手砲殺諸軍分抄其半付之元帥毋如丁卯老師江都之為 殿下親御六飛進駐松都督責振作義氣 胡差等不辭走出出入閭閻攘奪牛馬城中兒童爭投瓦礫以逐之 引對時領相尹昉曰今者胡差之來外間人心知朝廷以義斥絶不無疑惑通諭八路使之明白知之激厲忠義之心如何 答曰此言好矣 以李廓為回答使送胡中 軍務有旨西下胡差奪去都元帥金自點從事官鄭雷卿别將安纇男西下 夏四

月金汗稱寬溫仁聖皇帝改元崇德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
李廓適至所賫禮單稱以未安固辭不受賫令同叅於諸虜
之列兩人以死爭之至被曳辱終不免羅拜呼歲云還到義
州平安道儒生等上疏請亟下尚方斬馬釼斬二人頭示境
上入送瀋陽以為振作之舉下備局拿來羅德憲等院啓請
斬羅德憲李廓等 上以為不待結末徑先梟示似為未安
三司百官館學儒生連疏請斬不許德憲白馬山城廓釼山
山城徒三年定配 備忘記胡虜僭號之後慢侮我國比前
益甚我以數千里封疆豈可一向畏縮坐受其困辱哉頃者
觀龍馬輩所為其恇怯無謀甚於我人彼虜之到處勝捷實

非無怯令嚴故也以此揆之我兵雖怯苟得良將善爲撫禦
明其紀律則亦変爲勇豈必下於虜人哉當今之道如厚養
士卒使民俱有偕作之心明其紀律以示退必斧戮之法體
察使金璽亦令兼四道允抄教之方撫養之策十分料度急
速稟施以爲守國戰勝之地且安州居民等俱被定軍而皆
樂爲用不爲逃避云本州以敵入必爭之地人心如此此雖
兵使善爲撫禦之致而其民人之心予極嘉幸欲爲表示予
意故內需司所在奴婢貢木二十同令將下送令該科承旨
十同則安州士卒及所領將士試才分給十同則各處山城
分送亦令試才賞賜（他道之人不爲許赴自願赴戰者無論他道並皆許赴）秋胡差

馬夫大宰商胡等到中江要見義州府尹元帥以守城之將
不可越去翌日還去　中朝使黃監軍來理軍務船到椵島
九月入京大臣進去面議略無酬酢可否而張皇移揭至稱
今日賊虜奄有三韓之語　虜犯皇陵報至院啓即聞島報
聖旨有奴夷不道震驚園寢朕痛心切齒之語張樂設宴
情義甚乖不可無變革之舉云監軍留十三日而還　十一
月使譯官朴仁範賫檄到瀋陽汗不問不受故還爲持來接
待賞格一如前日別無悖色但前日龍馬所奪有旨及各衙
門文書粘付出示曰我國先不背約爾國渝盟之端明在此
書何謂我國先破盟乎待其氷合出去則可知云又龍胡曰

自今以後朝鮮從我共畐南朝絶和臣及王子入送則相與有信更定和議禮單等一年一度　大臣命招引見啓曰胡虜之以和誤人自古常事今日虜情有異於前不可不致念墮其術中如有胡人去來之事邊上守城處切勿開門入納胡人胡人數多過千百則雖稱和好而來勿許放送深入又曰當此艱虞之日雖不可勒定收捧上自士夫下至民庶隨力損財各出其物以助急需似不可已　上曰不願者勿爲拘迫　體察使金瑬啓於　上曰虜若深入則都副帥及兩西方伯請置孥戮之典　上以體察使亦難免重律爲　教時秋防已迫崔鳴吉上疏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吏曹正郎

尹集上疏請斬鳴吉蓋時論以斥和爲清議以覊縻爲邪論人莫敢異議於是始送小譯於瀋陽以探虜意金汗言於小譯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舉東搶云其答國書曰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打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爲蹂躙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爲國乎貴國持論者儒臣其可以揮筆却之乎廟堂欲送宰臣而斥和之論方峻不敢顯言送使久而後請送朴簹臺閣又爲力爭彌時堅執不得已徃送朴簹然已失金汗所約之期矣 南漢日記 十二月初九日清人大舉來寇義州府尹林慶業報聞分路渡江陪道改進十

二日龍骨大宰五百餘騎先到京城以講和為言是夕都元
帥金自點狀啓賊已到安州十三日到平壤十四日到中和
長湍府使黃㮨卒然相遇盡被搶擄削髮編伍前驅而進朝
廷以判尹金慶徵為都檢察使叅判李敏求副之先赴江都
備船以待命大臣尹昉金尚容等奉廟社主及嬪宮元孫鳳
林麟坪兩大君入江都是日賊已到坡州　上與東宮將出
南大門日已未申　上御門樓百官騎馬而立探卒馳告曰
賊已過延曙上下蒼黃罔措崔鳴吉入告　上前曰臣與李
景稷偕往賊陣託稱請和姑緩其鋒　殿下及此時馳幸南
漢　上卽與東宮出水口門奔遑窘急之狀不忍言城中士

女跣足奔走與　御駕相雜顚仆道路二更後始入南漢
崔鳴吉往見賊詰其來由則曰我不背約爾國先自絶和欲
見汝王問其端鳴吉曰　主上移御南漢難以相見仍與入
來啓曰往說和事則頗以順辭荅之云　十五日鷄鳴　大
駕出南漢欲向江都氷路蹉跌　上候未安還入城鳴吉又
啓彼謂　主上播遷人民盡散心甚未安如欲修好須遣王
子大臣斥和人則當自此還去耳且聞時無殺戮俘擄之事
朝廷令户曹官入京城運府庫財以為支幣之用又令各司
一員入城掌其所主之物時賊兵自慕華館至南關王廟又
於東大門外結營旗麾釼戟羅列鼓譟呼呼驚惑視聽而城

中人物則不許侵害出入往来専不禁断只集牛馬而已
訓錬大将申景禛中軍李顯達扈衛大将具宏摠戎使李曙
中軍李廓起復守禦使李時白中軍李稷水原府使具仁垕
呂州牧使韓必遠利川府使曺明勗楊根郡守韓會一砥平
縣監朴煥分守四城坡州牧使奇宗獻領數百人入援軍摠
一萬二千餘人文武官員二百餘人宗室及三醫司二百餘
人下吏百餘人從官奴僕三百餘人以羅萬甲為管餉使城
中米及皮穀只有一萬六千餘石不過萬兵一月之食餘以
運入為民弊分置於甲士倉古邑倉為賊所據塩醬木綿兵
器及他雜物皆李曙所備置倉卒賴以為用南漢日記

都元帥

金自點副元帥申景瑗在安州虜不顧而過始出兵從山郡
內嶺西路将以勤王遇賊大敗　十六日賊兵圍南漢於是
令四大将分守城堞以沈諿假大臣銜綾蓬君稱王弟送于
賊中以求和答曰我求王子不請王弟王子來然後乃還
十七日　上親自巡城又遣左相洪瑞鳳韓汝稷往說于賊
賊不許使還世子涕泣請行　上不答亦下淚臣僚莫不涕
泣時城中訓鍊御營軍及廣州水原楊州呂州等軍摠一萬
八千餘人　上親御大門須教有曰一隅孤城和事已絶内
無可恃之勢外絶蟻子之援讀畢百官皆痛哭因令各獻戰
守之策沈光洙請斬崔鳴吉　上不答分隷百官於城堞

忠清監司鄭世規兵使李義培慶尚監司沈演兵使許完閔栐等領兵勤王　教諸道書王若曰皇朝覆燾之恩至壬辰而極此萬古不可渝之大義予之終始爲生民爲天朝者昭如日星伊虜遽肆兇虐輕兵豕突予出住南漢期以死守爾臣民等同受天朝恩澤深以和事爲恥者久矣況今　君父危迫之禍至於此極正忠臣義士捐軀報國之秋也又曰今玆禍亂之作有所自取徒以不忍背君臣大義也此心此義通天地上下爾等亦安忍恝然於君臣之義不救予之急難哉云云　二十四日大雪命官祈晴盡出寢殿地衣及義昌君珖所進山羊皮衾分給將士　上布空石而坐焚香露坐

終夜紅袍盡濕　二十五日上親自犒軍教曰儲乏之不能盛
備雖薄体意以喫將士莫不揮泣　全羅監司李時昉兵使
金俊龍領軍次茡勤王　二十六日命官祭溫祚王廟　忠
清道勤王兵幾至城下而軍無紀律事甚疎虞賊覘知之迎
擊於險川大敗之兵使李義培武將崔振立察訪金弘縣監
李慶善等死之世規陷於積屍中得免　南陽府使尹棨為
賊所襲被執不屈而死　二十九日城中義士及御營軍等
咸憤請戰体察使金瑬許之從北門出兵賊佯退以誘之下
至埋地賊騎攛絶背後歸路既絶將士皆持滿相對日暮軍
皆疲困賊一時圍合奮力亂斫我士矢盡俱沒而若干乘夜

得脫而啟軍官李元吉别將申誠立池如海等皆死之　清
汗自領大軍而至午後進逼山城　丁丑正月遣宣傳官魏
山寶于賊陣修歲儀又遣金藎國李景稷等請和　初二日
遣洪瑞鳳等于賊陣龍胡曰丁卯盟約爾先破我無所失矣
又出去年所棄有旨以示曰可雪十年之耻今果雪耶又以
凶書付之　初二日洪瑞鳳金藎國李景稷往胡中胡以黃
紙所書詔諭書至其書曰大清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
王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協明朝荼
毒我國然猶念隣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
獻之明朝朕恭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強凌

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邇來何故反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許
羈縻今以正義斷决御其曉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
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来征爾何不令智謀
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不恃強大毫不相犯
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邊境採蔘圍獵者何故朕有逃民爾
輒納之明朝及明朝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
砲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於爾國也朕之帝侄諸王
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書之例丁卯來征之時爾道島
中耑使求成往來致書者非諸王其誰耶朕之帝侄何不如
爾又外藩諸王致書於爾爾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

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絶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其不納來書者爾之昏瞶驕傲至此極矣爾朝鮮與遼金元三朝年年奉貢世世稱臣自古以來曾有北面事人而得其自便者乎朕既以弟待爾國爾愈作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拋城郭棄宮殿致令妻子分離不能相顧僅以一身遁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湔丁卯之辱壞目前之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後世似此之辱又將何以湔之乎既欲湔丁卯之辱如何縮頸不出甘效婦人之處閨闈也爾雖潛身此城意欲偷生朕豈肯縱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勸朕以帝號爾聞之乃云是豈我國君臣所忍聞

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爾也天祐之則匹夫可為天子
天禍之則天子即為獨夫乃爾之出此言也亦甚肆妄矣且
背約修築城垣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談
計擒繫者何故父事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
大者耳其餘小嫌更難枚擧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勦爾之
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急倒懸父
不救者不然是自陷其民於水火之中億兆之衆寧不自飲
恨於爾哉爾若有辭不妨明告崇德二年正月二日　初三
日洪瑞鳳等持國書復往清陣其書曰朝鮮國王謹上書于
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

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導達忠悃而兵戈阻絶無路自通
昨聞皇帝臨暨僻陋疑信自半喜惧交至玆蒙大國不忘舊
盟明賜誨責俾自知罪此正小邦心事得伸之秋也何幸何
幸小邦自從丁卯結好以來十餘年間情好之篤禮節之恭
不但大國所知實是皇天所鑑而惟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
北邊民採蔘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而
蒙大國輒加寬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矣至於上年春間
之事小邦誠有不得辭其罪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膠
守名義終致使臣發怒徑去而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
覺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事出羣臣非我所知乎至於擒縶

使臣之語實我所無之事豈料以大國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也皇明是我父子之國前後大國兵馬之入關也小邦未嘗以一鏃相向無非兄弟盟好為重也謀害之言奚為而至哉然亦出於小邦誠信未孚見疑大國而然也尚誰尤哉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來故小邦信之不疑豈料終至於此哉夫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國所以体天心容萬物者也如家念丁卯誓天之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國不肯加恕必欲窮其力小邦理窮勢極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膈恭俟指教不受敵復撰

守圍累日時議漸変

此日金瑬執崔鳴吉手曰吾意與君雖同其於士論何鳴吉乃曰寧為萬古罪人不忍置君父於必亡之地遂撰書用清年號大司憲金壽賢爭之不得獨鄭蘊金尚憲主戰守之論不得爭使大臣洪瑞鳳持往虜營清將曰家古王子來到後相議回報云清賊五六來坐望月臺訓鍊主簿張姓仁放炮殲三賊特除本院僉正　完豊府院君李曙病卒　上痛哭賜綃五疋及棺槨等物　初四日杞平君俞伯曾上疏極陳海昌君尹昉体相金瑬誤國之罪請斬之命罷伯曾職南漢日記

咸鏡監司閔聖徵南兵使徐祐申領兵勤王　宣傳官閔震益再度奉使出城復命　引見賜　特加通政　慶尚左

右兵使引軍到雙嶺遇風寒士卒不能前分東西結陣以避
風寒慶尚地假撻導賊從後乘峰上衝入許完陣未接戰軍
先潰完死之閔栐軍因以驚擾賊遂麾兵相角之際中軍失
火延及火具閔栐燒死軍遂大潰死者不可勝紀監司沈演
在後得免斬營將崔渾而退師　江原監司趙廷虎遣防禦使權
井吉進兵於黔丹山炮聲聞于城中特以為重力戰數日多殺
賊粮絶引退賊尾擊戰士多死　初七日全羅兵使金俊龍
進兵于龍仁光教山夜夜舉火使聞于山城賊漫山蔽野而
来先犯前營頭局後營尾局連放虎蹲炮矢石如雨而陣不
動猶甘戰未特賊兵自山北襲後光陽縣監崔澤驚潰後

龍領游軍力戰彼此俱困至暮賊呼曰待明決戰鳴金收兵
揮白旗退兵後龍謂諸将曰軍兇掃盡明日再戰事必危矣
乃騎馬而出大軍一時俱潰後龍退走不為招集四五日內
赴戰之卒皆還家鄉矣監司李時昉在全州聞光教之敗以
兵付中軍寶城郡守嚴恍自領親軍及僧兵夜半馳還公州
撤錦江橋以斷賊路嚴恍兵潰單騎走公州　崔鳴吉擬國
書諫官以言辭過恭爭之　上曰勢不得已勿煩　時賊盡
逐諸路勤王之師四散搶掠京湖之路游騎遍野　十二日
洪瑞鳳尹暉許僴持國書詣清陣其書曰屬者小邦宰臣奉
書軍門有所稟請迴稱皇帝將有後命小邦羣臣延頸企踵

日竢德音已浹旬日迄無皂白勢窮情迫未免再鳴惟皇帝垂察焉小邦前蒙大國之惠猥托兄弟貽告天地雖彊域有分而情義無間自以為子孫萬世無彊之福豈料盟血未乾疑釁中結更有何說但念兄之於弟見有罪過怒而責之固其宜也然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為上天之所怪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校者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亂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罪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受恩厚而感人心深也恩之

加人非一道苟有能活其生靈之命救其宗社之急者則發兵而救難與回兵而圖存其事雖殊其恩則一也上年小邦處事昏謬蒙大國勤教屢矣而猶不自悟以致大國之兵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國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長奉大國則小邦君臣父子銘鏤感戴至于子孫永世而天下聞之亦無不服大國之威信是大國一舉而結大恩於東土施廣譽於四國也不然而惟快一朝之忿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絶諸國之望其在大國恐未為長筭也以皇帝之高明何不慮及於此乎秋殺而春生天地之道矜弱而恤亡伯王之業也今皇

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揩寬溫仁聖四
字蓋將以體天地之道而厥伯王之業則如小邦之願改前
愆自托洪庇者宜若不在棄絶之中茲以不避尊嚴更布區
區以請命於下執事云云龍胡曰往復之間日已暮矣明日
出待西門外　十三日洪瑞鳳等出坐於山頭龍馬及阿之
好率降人鄭命守金石屎金汝亮以來相揖而坐龍胡曰向
日敗盟之失在我乎在爾乎瑞鳳曰我国固有失焉胡曰何
不出戰倜曰小國何敢與大國交戰乎龍等持書入去曰書
下則當迴報言于西門軍士見我使即通　沈器遠狀啓北
道監兵使合軍於楊根迷原軍摠一萬八千　十六日清人

立受降旗於南擊臺前為大風所折人皆喜之清人急請大
臣等去給送答書其書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
國王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豈不為上天之
所恠乎朕以丁卯盟誓為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屢加申喻
爾不畏上天不恤生靈之塗炭先背盟好與爾藩臣之書朕
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實知爾國有搆兵之意朕輒對爾
春秋二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國如此無狀今將往征可歸語爾王
以下至於庶人盖明諭而遣之非以詭譎興師者也且備書
爾敗盟啓釁之事告之於天然後舉兵朕若似尒負盟自畏
天譴也爾實背盟故降之災殃爾何反似漠不相關之人猶

以天之一字強相附會乎又云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
習兵革曩者己未之歲爾無故侵我朕以為爾國必　兵事
令又啓釁爾兵必更精鍊矣孰意以為未習耶然爾固好兵
者倘志猶未已今而後更加操鍊可矣又云壬辰之亂朝夕
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天下之
國亦多矣救爾乱者只明朝一國天下諸國之兵豈盡至耶
明朝與爾國誕妄無忌終不能已今既苦守山城命在朝夕
猶不知耻出此空言何益哉又云惟抉一朝之憤窮兵力傷
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絶諸國之望其在大國恐未為長
筭以皇帝之高明何慮不及此然爾亦弃兄弟之好謀動干

戈鍊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間竊發欲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恵於我國者哉允若此者爾自以謂不失衆望也自以謂高明也自以謂長筭也朕亦以為誠哉其為長筭也又云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新建大號首揭寛温仁聖四字蓋將以體天地之道恢伯王之業朕之內外諸王大臣固以此尊號上我矣然朕非恢伯王之業無故興師圖滅爾國圖害爾民也興師之故正欲伸理曲直耳且天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體天之道傾心歸命者優之頑民不順者俘之務令倔強者知警狡詐者辭窮今爾與朕為敵我故興兵至此若爾國盡入版圖朕豈有不生

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哉且爾所言與爾所行甚不相同內外
前後往來文移為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為奴賊此蓋爾
之君臣素稱我兵為賊我果為賊爾何不擒捕之而置之不
問耶爾之以口舌詈言謗所謂羊質虎皮者誠爾之謂也我
國俗有云凡人行貴敏而言貴遜故我國每以行之不逮言
之不忤為戒若爾國欺罔狡奸偽虛誑詐又日深恬不知愧
如此其妄談無忌憚者哉今欲降耶宜亟出城歸命欲戰耶
亦宜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處分矣又曰爾國文書皆
以賊稱之兄弟之義果如是乎瑞鳳曰我國之人侵于貴國
殺戮擄掠則貴國之人亦必以賊稱之馬胡又云爾國謂我

奴請質於掌隷院又曰曳船氷上將入江都又云十九日二
十日最吉將與決戰　十八日圍城之賊到山頭急呼城中
不答崔鳴吉撰國書加陛下二字大司憲金壽賢請去之
上從之　十九日崔鳴吉又撰國書入闕禮曹判書金尚憲
奪取裂裂之因為痛哭兵判李聖求入曰令公雖得萬古清名
將置此兩殿於何地耶尚憲曰令公方為副察使惟當一戰
而已何事於和乎聖求曰以今日事勢觀之可戰乎可和乎
令公之意若此則何不出去清陣自明其斥和乎尚憲曰令
公執余遺賊聖求不敢答聖求出東陽尉申翊聖撫劒曰公
力主和議當拔此劒斬之洪瑞鳳病以李弘胄為右相崔鳴

吉持國書以去龍馬等胡見之至出城一欵大怒曰不可以此入達李弘冑等力陳其難從之意龍胡曰當力圖以報　二十日未明清人急呼李弘冑等出去清人曰作和人等出送卽當解圍矣須入往稟定弘冑曰作和首唱洪翼漢以其罪遠竄矣龍胡不應金尚憲鄭蘊待罪曰臣等以作和陳疏欲出賊陣而死　大雪數尺士卒多有凍死者　二十一日李弘冑等奉書稱臣始加陛下字龍胡等受之而去夕時又呼李相等出去龍馬曰兩件事一不回報決不可成矣吾欲生之爾等自速其死此後非吾所知也　二十二日王世子招內官語之曰予兄弟三人予又生一子可以奉社稷雖死

無慽将以出城之意言于備局備局卽令吏兵曹出斥和臣鄭蘊又陳劄請出　賊造小船僅可容馬陸曳以來島中㫆以為意是日賊聚甲串渡口先發虎蹲炮舟師二十六隻及撿察使金慶徵以下諸将皆不戰而潰賊遂徐徐渡泊如入無人之境至南門金尚容知事不濟會諸人於門樓與都正沈誢忝議洪命亨等自焚死前判書李尚吉主簿宋時榮弼善尹烇掌令鄭伯亨皆死尹昉着常服将廟社主竄於閭家與韓興一吕爾徵李昭漢李一相等皆被執賊聲言我為和而來勿為驚動且軍卒凍餒冝餉酒食卽以牛酒餽之又曰分城内外一居鮮人一居我軍如其言則請見兩大君問廟社

主安在以埋安答之則曰何必埋安仍督令其軍毁夷城壕
焚燒行營即奉嬪宮兩大君及夫人所擒男女上下而去倡
元孫嬪宮姜文星與內官金仁遞負而出路遇閔光勳宋國
澤等得船渡喬桐得免以上雜錄　當初以江都為固朝家及士
大夫以為可避之地保無他憂故金慶徵以領相瑬之子為
撿察使李敏求以兵判聖求之弟為副洪命一以左相瑞鳳
之子為從事督諸軍守之慶徵將家屬卜馱先渡大君亦蒼
黃得舡以渡嬪宮大哭曰金慶徵不足數豈料大君亦棄我
去也陪行承旨韓興一與副使李敏求艱得一船為行計而
夜已深且番虜之虛警姑遲以待明日尹昉奉廟社主宿通

津故縣監蔡忠元不至嬪宮闕夕供興日得粮米於入煑粥以進慶徵安頓家屬於江華城内聞嬪宮尚未到日晩始乗舡而來興日卽奉嬪宮渡江至江華留守張紳素以苟忼民心要名譽以天塹為無憂民兵皆令在家待令軍兒亦不分給有以為言者則皆以為恇怯不應虜兵將至亦不遣兵邀於路及至陣邊慶徵張紳等始至甲串軍兵未及到急呼炮手分給藥丸未畢虜兵見無備以數舡先渡慶徵張紳乗舡而走荷潭 當時有石花爽味呵責海夫之誚慶尚兵使姜晉昕艤舟於下津潮退不得上本府中軍黃省身在於制勝樓發矢殺數人而死後邑人作祠於江上祠死節諸人而南陽府使尹棨亦預焉及請額孝宗以為棨非死於江華而命入黃省身而祠棨於南陽

二十三日傳教守城軍卒申以免役受

職復戸等約事定後設萬科酬功之意言于體府　崔鳴吉
又挾國書有明晩斥和人等縛送以聽陛下分付之語右相
李弘胄持往虜營不受其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
大清國寬温仁聖皇帝陛下臣虔竭衷悃冒進一書誠意淺
薄未蒙領可慙惶悸恐若無所容仍念君臣之名非可以苟
立社稷之計不容於但已雖蒙嚴譴有不可避伏惟陛下垂
察焉小邦以海外弱國與中土絶遠惟強且大者是臣是服
麗朝之於遼金元是也今陛下受天眷佑丕開洪運而小邦
壤地相接服事已久固宜首先歸順爲諸國倡而所以遲回
至今者世事明朝名分素定其不欲遽變臣節亦出於情禮

之當然而惟是昏謬無狀事多妄作自去年春後大國之所以待小邦者情義靡替而小邦之所以獲過於大國者種種非一大兵之加實所自取君臣上下惴惴度日只待死亡不圖聖德如天俯賜矜悶思所以保全宗社本月十七日皇旨有曰若爾國盡入版啚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二十日皇旨有曰朕開洪道許以自新恩言一布萬物皆春眞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東方之人子子孫孫皆將誦陛下之功德況於臣之躬被再造之賜者乎今之所以稱臣奉表願為藩邦世事大朝者亦出於人情天理之所不容已此臣所謂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者也臣既委身陛下則其於

陛下之命固當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至於未敢出城之由則臣之情勢誠有所陳只此一欵臣有死而已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則臣之天也豈有不曲採量者乎且陛下旣以貸罪許臣臣旣以臣禮事陛下則出城與否特其小節耳寧有許其大而不許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退舍之日親拜恩勅於城中而詣壇望拜以送乘輿即差大臣充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悅之情自玆以往事大之禮悉照常式永世不絶臣方以誠信事陛下陛下亦以禮義待小邦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貽福於生靈見稱於後世則今日小邦之被兵實為子孫無疆之休慶矣斥和諸臣事前書亦已略

陳大抵此輩敢爲謬妄之言壞誤兩國大計此非但陛下之
所惡實小邦君臣之所共憤也鈇越之誅有何一分顧藉但
上年春首倡臺諫洪翼漢當大兵到境時斥拜平壤庶尹令
渠自當兵鋒若不爲兵前俘獲則必在本土班師之路不難
縛致其他被斥在外者道路不通未易尋其去處此則理勢
然也以陛下之大度仁恕想能包容而濶略之必欲窮究請
於師還之日査得其人以待處分謹昧死以聞　是夜三更
賊分三路以進我軍方睡適巡更宣傳官方到西暗門覺之
大呼賊至軍卒驚起戒嚴賊先試偶人勢將踰入守禦使李
時白持杖與士卒共力拒戰中矢不動雲梯甲胄弓釼之積

不知其幾三處皆能力戰擊却時四大將申景禛具宏李時
白李曙已亡故元斗杓權領之　金尚憲上疏以斥和待命
於闕下　上以卿之待命似過安心退去爲答大司諫尹煌
亦詣闕請命其子文擧上疏請代父命　上曰予無此意千
萬勿惧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聯名上疏以斥和自首不答
蓋以體相及李聖求崔鳴吉之意將有查正斥和臣之意也
南漢日記　時將卒思亂棄堞詣闕大呼曰斥和人等若不出送
則使之拜將擊賊體察使聞之開諭送之皆曰四大將所層
也四大將知而不禁或曰勸而爲之獨延陽所層不往云
全羅道中營兵到礪山初昏放炮呼罵曰從事官汝何驅我

於死地安坐觀變乎汝非銅額鐵身當先斬汝以快衆心然
後擊賊一時潰散盡焚一路撥幕從事金光爀與柳時發留
館嚴兵守直而已　平安道觀察使洪命耉節度使柳琳領
兵勤王激礪將卒期以效死變起之初屯於慈母山城仍招
集諸邑兵冒死前進以柳琳詐詭不恭要與合兵同仇琳依
違不從命耉心深恨而姑令從行及是琳先到擇險而陣命
耉使中軍李一元往看地形勢不可亟令移之未及成陣賊
大至方戰之時賊騎從後烽直衝中軍中軍分而為二命耉
知事急脫衣服坐軺床督戰益急麾下勸令乘馬不從賊仰
射之中箭而死敗軍爭赴琳陣琳拒而不納賊乘勢合圍琳

軍旣無生路捨生力戰賊四進四敗遂大挫而去是昏琳卒
軍還去竟不覲王其後賊謂人曰甯國惟有金化一戰 北
兵使李沆南兵使徐佑中領兵以來終不折內 李時昉
在清州賊不意猝至脫身走沃川賊兵至文義時昉走德裕
山柳時敬領兵千餘自礪山欲赴監司軍又潰單騎內沃川
二十四日賊直北南擊臺我師拒戰賊兵多死我軍乘勝
鼓噪而出餘賊曳尸而退又請李弘胄出聽其言而還報
上曰大丈夫生世何忍青衣行酒乎賊放紅夷砲其丸大如
碗小如鷄鴨亦鉼如霹靂城中震怖不敢出入城堞崩頹申
景禛實土於空石隨圯隨積布之三四重使卒伏於其內雖

中砲劇倒數間而亦不能傷人　二十五日砲聲終日不止
李弘胄等到賊陣龍馬曰國王終不出城絕其往來前後國
書盡為出付　二十六日將卒又聚闕門大呼曰斥和人何
不出送此輩既斥和必多勇略以為將置諸北城之上體察
使諭之曰首倡洪翼漢已言于清而清不肯答此外又有難
從之請矣爾等所謂斥和云者誰也曰讀書宰相不記姓名
無知武士何能知之飽食溫堗不知曲城為賊砲所衝破耶
直欲入闕庭　上命都承旨諭之乃退蓋賊放大砲以後城
多頹破士氣沮喪軍情大変矣洪瑞鳳等出去語世子出城
之意龍胡曰非國王出城決不可為若早聽吾言爾國豈至

於此哉盖當初語鳴吉之意也又言江都敗沒之奇因出宗
室珎原君及内官羅業等視之且出韓興一狀啓及两大君
書狀曰嬪宮殿本國人陪來我軍十里外擁圍而來今日宿
金浦明當到此矣又云令監大夫人年高亦平安陪來勿須
慮瑞鳳還報滿朝莫不痛哭　礪山舟集之軍又呼唱而潰
列邑守宰皆逃還從事金光爀董以五六騎走入笠嵓山城
全州府尹吳端與判官出走倉儲文簿一時蕩然泰仁品官
權傳者多率徒黨持兵刃突入作賊縣監恐怯逃去博盡收
官儲而去其後監司捕得誅之　二十七日朝廷以江都完
固不信失守之報　上曰予豈不知予之手書手宗社臣民

旣以如此吾何生為遂決出城之計兩司爭之不得使崔鳴
吉拱國書共瑞鳳持以出去其書曰朝鮮國王上書于大清
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於本月二十日欽奉聖旨節該今
爾固守山城見朕手詔切責方知悔罪朕開宏度許以自新
而爾出城面朕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復以主
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舍
爾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詐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
取之乎是自絕來歸之路矣臣自承聖旨仰感天地容覆之
大德歸附之心益切于中而循省臣身罪積丘山非不知陛
下恩信明著絲綸之降皇天是臨而猶懷惶怖累日徘徊坐

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越詣仰覲龍光
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茀惟臣以三百年宗社數千里生靈
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釼自裁
之爲愈伏願聖慈俯鑑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效命之
路謹昧死以聞龍胡曰爾王苦守孤城茍冀生活今欲出來
實爾國之幸當稟于皇帝定日以報且令撤兵矣是夕雲霧
四塞 二十八日搜城中稱賊文書皆燒毁之 吏曹叅判
鄭蘊上疏曰竊聞喧傳之説昨日使臣之行有稱臣進乞之
語此言誠然乎哉若然則必是鳴吉之言未知鳴吉稟旨定
奪而往耶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諂乃降書也然

猶不書一臣字名分猶未定也今若稱臣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定則將惟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何以處之又曰我國之於中朝非如麗季之金元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民無二君嗚吉欲二其日嗚吉欲二其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疾力弱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能相容於同席間也有詩曰砲聲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洶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旅舍號從容措肖殊而不死　清人呼洪

瑞鳳等出去金乭屎鄭命守金汝亮等曰龍馬今將至矣俄
而龍胡等至曰爾國受南朝勅書儀註何如依此為之洪相
跪受勅龍胡等東辟洪相西辟然後龍胡曰近日寒甚無乃
為勞三田渡邊已築受降壇皇帝自京出來明日來此行禮可
也降時面縛節目今姑除之洪相曰國王着衮龍袍乎龍胡
指崔相所着藍衣曰着如此服而來洪相曰由何門出乎
龍胡曰南門正門有罪者不可出入西門出來可也行禮後
皇帝從揚州以還爾王則不為章去矣此後絶勿更通南朝
歸時欲擊椵島舟師砲手整齊以待世子一大君三公六卿
子弟各一人章去已為完定矣世子雖離遠去皇帝仁慈必

當愛恤若欲覲親沓畓往来何難國寶則當更鑄以給撤兵
之事未約之前送兵三千于下三道三萬于南北道矣既已
傳令待其來當撤去矣定約後被虜人則沒數置啟約前擄
人之渡江後逃還者一一刷還洪相曰諾於是龍馬等與洪
崔諸人笑語甚款有若素交者然　崔鳴吉洪瑞鳳金藎國
出虜陣講定出城節目則賊曰此事從古自有規例苐一等
節目則除不用之苐二等節目行之為可云所謂苐一等則
蓋指御璧輿櫬也只使從臣與輿儓合五百人去其威儀軍
卒晦日出城云而別無着某衣之言崔鳴吉臆度來言渠以
苐二等為言然不可仍着紅衣改着青衣為當云故　上與

世子所着青衣達夜縫進且言於賊請止大砲自今夕始止
前後中死者六入一馬其夜龍馬来傳汗答書其書曰寛溫
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來奏且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慮許
宗社生靈明降詔旨開安心歸命之請者疑朕食言耶然朕
素推誠不恃前言必踐並與以後日之維新今盡釋前罪詳
定規例以為君臣世守之信義也若爾悔過自新不忘恩德
委身歸命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與之誥命冊印
獻納請罪絶其交往去年號一應文移奉我正朔爾以長子
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萬一
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始征明朝降詔遣使調爾步

騎舟師數萬式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攻取拨島耳
可發舡五十隻水兵槍砲弓箭俱宜自備大兵將回宜獻犒
軍禮其聖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千秋及慶弔等事俱
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来其所進表箋程式及朕降
詔勑式有事遣使傳諭爾之使臣相見式爾陪臣謁見及迎
送餽使之禮毋違明朝舊例軍中俘係自過鴨綠江後若有
逃者執送本主若有贖還聽從本主之便蓋我兵以死戰俘
獲之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為難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
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許繕築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
還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

彼也其東邊兀良哈避居於彼者不得渡與貿易若見之便
當執送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
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異日子孫毋違信義邦家永
奠矣朕因爾國狡詐反覆故玆詔示　每年歲貢物目黃金
一百兩白金一千兩水牛角弓面二百部冊木二百介環刀
二十把虎皮一百張鹿皮一百張茶一千包水獺皮四百張
青黍皮二百張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好大紙一千卷
好小紙一千卷五爪龍紋席四領各樣花席四十領白苧布
二百匹各色細紬二千匹麻布四百匹各色細布一萬匹布
一千匹米一萬包南漢日記　金瑬洪瑞鳳李弘冑入侍請以禮

曺判書金尚憲吏曺叅判鄭蘊大司諫尹煌父子及吳達濟
尹集金壽翼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十一人出送虜陣
蓋虜以只許斥和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
送而難於取舍渾以為請 上問可否於左右相則不以領
相之意為不然 上亦許送罷對大諫朴潢往見金瑬曰今
日出送虜陣雖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多至十餘人吳達濟尹集
當初上疏力主斥和此非私罪今送兩人亦甚不忍而如其
終不得免則豈若只送此兩人乎金瑬曰善當初廟堂的指
可送人如今言則吾亦何指多請今以今言當只送此兩
人朴潢曰若使吳尹子旁之情言之必怒於我以朝廷之事

言之與其多送不如小送之為愈也終乃只送吳尹者從朴
潢之言也　二十九日國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
寛溫仁聖皇帝陛下小邦曾有一種浮議頗能壞誤國事上
年秋後臣摘其尤甚者若干人並為斥黜而首倡臺諫一人
當天兵到境時差平壤庶尹督令即日前進或為兵前所獲
或從間道赴任俱不得知之今在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
之罪比前被斥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詔旨實出恩愛小
邦之至意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情疑臣有容
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軍門
以竢處分謹昧死以聞　崔鳴吉李英達等執送斥和人吳

達濟尹集以去　上閉門痛哭二人至汗前汗問汝等何以斥兩國之和乎既斥其和何不攻我三人曰不斥其和只沮送使汗大笑解縛給冠招鳴吉大供珎羞皆非我國産也又給貂裘各一襲鳴吉等服之行九叩頭禮龍等曰明日國王出城時從者五百人外勿為加數　以李弘胄年老李聖求代為右相將往瀋陽崔鳴吉曰聖求為相可謂得人而擔當國事無如此人不可離左右遂假衙南以雄以行　鄭蘊上疏略曰國寳受於天朝者二百餘年如不得已奉獻天朝決不可許於清且助攻天朝事則天朝之於我國乃父子也教子攻父有関倫紀以此爭之則彼之兇狡亦必諒矣云云

是月三十日　上出城龍胡來坐城外送藍戎衣於　上因
促出城百官拜辭門内哭聲震天軍卒奴隷莫不流涕金尚
憲自縊為人所救不死　朴蘭英前後往来兩國不無功信
而朝士以其慣習胡情至疑其潛佑胡人蘭英常自痛忻至是
汗數前後曲庇本朝之罪而斬之或曰前日汗問沈譔眞假
於蘭英蘭英以眞對之至是知其假以為欺罔而殺之云
二月初二日清兵觧圍而去清陣所遺擇兒老殘號哭獼
飢体察使李弘胄收入本府令官婢養育之　是日大駕還
都清人出陣于慕華館兩國各餉犒以送之　十三日清人
撤兵還故王世子西行從官南以雄朴潢金南重皆加資以

行春坊李命雄蔡裕後閔應協李時楷鄭雷卿徐祥履俞棨
李禬曺文秀翊衛司皆以武臣差送介和三人稱以學士使
龍馬兩將帶行　被虜男女前驅而去哭聲震野清兵分四
路而去孔耿兩賊由水路内椴島蒙古從鐵嶺渡豆滿江而
去　以平安監司洪命耉千里勤王忘身殉國特加褒贈其
母給祿終身兵使柳琳遇賊戰破以是論功敗軍金自點以
下皆論罪各以輕重擬律李時昉稱金後龍棄師之罪而廷
議以後龍有戰功爲御營中軍配時昉金慶徵等初以從輕
竄邊後以兩司合啓拿來慶徵紳賜死姜晉昕邊以惕斬于
市李敏求仍存遠竄大臣尹昉以不能撿飭諸將負國偷生

請置極典姑先罷黜金自點珎島安置沈器遠春川定配南
漢守堞扈從百官各以功次賞職諸道軍兵之未及赴援者
雖有戰功並勿論　上親自犒軍于慕華館体察使金瑬大
将申景禛具宏李時白賜内廐馬一匹自餘將士次第論賞
以南漢扈從人勿論公賤各以一技許赴庭試　世子托
疾徐行汗問之答曰生来不知道路之苦今始遠行疾病乃
作且見國人之擄来一國空虛君父誰與為國汗除送圻内
男婦五百餘名　上聞清兵不即入往獘貽西路密旨傳諭
事已至此須急渡江使西民庶得生道　清汗渡江後軍兵
之仍留西邊者亦多欲畄椵島也島中聞之有撤産移泊於

我西者　三月初九日清兵驅迫我師以舡五十隻載精卒
馬夫大領之夜二更潛渡海襲島西無備之隅先據主峯暗
中但聞吶喊之聲平明賊已入城内焚蕩清將各率兵趂未
明爭進我國林慶業領舟師同赴島中小船四十餘隻泊在
東岸漢人男女奔走爭上多有墜落浮尸蔽海又四十餘隻
奪巷出外洋六船為清人所掠幾盡被殺彼此砲射大作俄
頃之間清人下陸薄戰漢人之列守海岸者又盡被殺沈世
魁知事不濟據軺床而坐馬夫大亦結陣對坐屢送言諭降
不屈乃送劊殺之至午清船一隻自島中來報八王子曰城
中人物幾盡我殺即今餘存僅五分之一何以為之八王子曰

再三指教生道不從盡殺無悔云時漢人騎馬千餘兵聚於峯上決死相戰終不投降至十三日盡為敗沒島中前後死者四五萬方島中殺戮時漢人呼曰天朝於朝鮮有何讐乎
夏四月始用清國崇德年號　臺諫論沈詻極邊遠竄朴簹啓自瀋陽催督四件事一五千兵馬督發一漢女出送一方物未准定數一處女入送等事也　時金尹兩相安置之啓累日不止臺諫又論前判書趙翼初不扈從避入島中禮判金尚憲出城之日不為隨駕還走嶺南潛謀自全請遠竄　九月金璽門外黜送並雜記　陳都督弘範軍門移咨　朝鮮國王為歷陳小邦敗亡情節以備台覽冀蒙矜察事先該

上年春間瀋陽差人龍骨大等　諸王子及蒙古王子書来
獻稱號事小邦據義斥絶等項已經咨報島鎮轉奏皇上至
蒙降勑褒諭當職不勝感激振厲即差謝恩使臣擬待翌年
氷觧發遣一面申飭邉臣繕城添兵日夜待變去後果於本
年十二月初九日義州府尹馳報㺚兵約三萬餘騎到鴨緑
江越邉三處屯住得此又於本月十一日平安道節度使馳
報等情得此當職與羣臣相議以為本國西路重鎮惟安州
一城彼乃不顧而過日行數百里此必乘虛直擣計也即發
急傳催徵水陸兵馬勢未及赴當職極謀移避于江華本月
十四日朝令大臣一員将宗廟神主及宮人王子文書脹用

等物為先打發當職與世子及宗親文武百官帶領親兵數千隨後發行纔到南城門探騎報稱彼先鋒已到京城七八里地以一枝兵繞出陽川江邊此盖先料當職必往江華徑先遮截者也當職既與廟社一行相失計無所出慌忙東馳入廣州南漢山城住泊本城在京城東三十里形勢險絶前此數年築城儲粮擬為江都犄援垜堞粗立資實未完而倉卒無可往且得投身保險夜間徵召傍縣兵又得數千名併隨行文武百官及胥徒僕隷分把各堞去訖十五日朝先鋒已至城下先以軽兵把截四面要路以防逆脫十六日大兵攔入京城城中人物財畜盡為所擄當日進圍本城旁肆焚

掠當職點視城中粮餉菫支四十餘日薪芻菫支一朔凡百
兇械齟齬無比當職親巡城堞徼諭忠義將士見君父危無
不涕泣思奮誓死固守以待外援本月三十日又有大兵從
北來籠山絡野不見際畔正月初二日差人龍骨大到城下
投示檄文一紙誇寫大清國寛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
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
毒我國然我猶念隣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
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時強
淩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適來何故反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
許羈縻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士各効策

畧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征爾何不令
智謀者效策勇敢者自願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不恃強大
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邊境採蔘圍獵者何故朕
有逃民爾輒納而獻之明朝明朝之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
彼應接爾兵放劍炮絕戰者何故是差兵之端又啓於爾國
也朕之屬侄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書之例又外
藩諸王致書於爾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
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絕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其不
納來書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矣朕既以屬待爾國爾愈作
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拋城郭棄宮殿致令妻子分

離不能相顧徒以一身逋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
湔丁卯之辱壞目前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後世以此
之辱又將何以湔之乎既欲湔丁卯之辱為何縮頸不出甘
效婦人之處閨闈也爾雖潛身此城意欲偷生朕豈肯縱爾
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勸進朕以帝號爾聞之乃云
是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爾也天
佑之則匹夫可為天子天禍之則天子即為匹夫乃爾之出
此言也亦甚肆妄矣且背盟修築城垣待使臣之禮頓衰又
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詐擒縶者何故父事明朝當謀害我
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大者其餘小嫌更難枚舉矣今朕提

大兵而來以勦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急倒懸而父不之救者乎不然是自陷其民於水火之中耳億兆之衆寧不飲恨於爾哉爾若有詞不妨明告又將先年本國戒諭邊臣文書一度一併投示該寫邦運不幸卒值丁卯之變不得已權許羈縻而十年之間谿壑無厭恐喝日甚此誠前所未有之羞恥含垢忍痛思欲一有所奮以湔此辱者豈有極哉今者此虜益肆猖獗敢以僭號之說托以通議遽以書來此豈我國臣民所忍聞者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勢一以正義斷決卻書不受嚴斥其辭胡差等累日要請終不得接辭至於發怒不辭而遁去都人士女雖知

兵革之禍迫在朝夕而反以斥絶爲狀况八道咨聞朝廷有此正義之舉危迫之機則亦必聞風激發誓死同仇豈以遠近貴賤而有間哉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畧勇敢之人自願從征期於共濟艱難以報國恩事有旨末端題云此一紙是崇禎九年三月初二日左副承旨鄭與平安道觀察使洪姓者被我使　得之據此當職即委送一書詰其負約擧使事狀去後本月十七日龍骨大又來再投檄文談寫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豈不爲上天之所椎乎朕以丁卯盟誓爲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靈之塗炭先背盟好與爾邊臣之書爲朕

亟出一戰等字樣據此為照本國與皮島犄勢相依彼常有顧後之慮視若背芒而前後本國文書動被謀得蓄怒含憾俟時而發至於親率諸王子蒙古王子傾國遠來與小邦修隙而曾不恤寧衛島鎮或撓或救之勢者則誠非始慮所及也以彼兵力之盛其視彈丸小城奚啻泰山之壓卵而但以先據地勢將士晝夜拒戰時出銳卒依險發炮射所不及處設柵掘壍架木為屋以示持久之狀日夜警守令內外不通而分遣甲旗迎擊援軍忠清道觀察使鄭世規兵到城南三十里全軍覆沒僅以身免江原道觀察使趙廷虎兵到城東二十里山頂合戰一日而敗忠清道節度使李義培慶尚道

左節度使許完右節度使閔楙合兵到城東南三十里兵敗
皆死全羅道節度使金俊龍兵到城南四十里地保險相戰
終不能支乘夜潰走全羅道觀察使李時昉慶尚道觀察使
沈演等繼至聞四將敗亡皆望風自潰副元帥申景瑗自停
邊赴援兵敗被擒都元帥金自點自黄海道赴援且戰且進
兵多散亡只領親兵數百到城東七十里楊根峽中依險自
保咸鏡道觀察使閔聖徽咸鏡南道節度使徐佑申北道節
度使李沆千里赴援人疲馬困皆入楊根峽中為彼大兵把
截畜縮不敢前平安道觀察使洪命耉節度使柳琳從間路
赴援到江原道金化縣為彼兵所攻命耉敗死陣上柳琳收餘

兵力戰勢不敵而走自此本城之外未有蚍蜉蟻子之援將
士晝夜乘城不得遊休天寒大雪凍死相繼掘木根以供炊
撤屋盖以飼馬粮餉且盡併日給食以苖延活而士卒日益
飢困彼見城中勢急或建旗招降或送人誘質城中皆不荅
稍前則砲矢乱發彼謂本國抵死堅守者以廟社神主及王
子二人百官家屬公私蓄積皆在江都所恃以為後𠗟者
獨此耳乃令九王子及孔耿尚諸降將𠗟襲江華彼軍中原
帶冶匠木工而本國東西江船匠被俘者亦多遂取江上屋
材董造輕船八十餘隻陸地曳運潜置甲患津口此時江華
亦有舟師防守而謂敵兵至者必從上流浮下而江氷未解

保無他虞殊不以為意被兵以正月二十二日乘其忘備先
以大炮臨江齊發十里之内所觸皆碎舟師及岸上軍皆驚
駭失措被以所運小船促櫓齊渡其疾如飛忠清道水軍節
度使姜晋昕江華留守張紳檢察使金慶徵皆引船退走原
任左議政金尚容聞變自焼死島中大乱廟社神主嘗職妾
張氏世子妻姜氏次子鳳林君諱獜坪君滔併其妻被俘従
行諸臣及百官家屬并被殺掠城郭宮室資粮器械一時焼
夷又於二十三日夜大兵以雲梯薄本城三面城幾陥敗頼
我軍血戰死傷千餘人然後乃退本城東南地勢稍緩故曽
前别置砲樓分兵把守使賊兵不得近城被以二十四日并

力急攻燒燬東炮樓則我據險之勢反為彼有乃依堞藏身
以紅夷大炮向城直放又造飛龍四坐進薄東城蓋不可支
二十六日將江華所俘宗室內官等來示城下將士無不沮
喪城中見粮尚支十日當職躬諭將士欲以粮為度而城中
洶擾不可復戰本月十三日東城為大炮所壞事勢已去更
無奈何當職只欲引分自刺以謝皇恩而宗族百官咸謂江
都已陷此城又被屠戮則李氏血屬更無噍類不如斯須含
忍觀勢苟存當職不能自辦因循顛沛畢竟共就拘執本城
被圍凡四十六日而諸道援兵既敗之後彼兵四遠蹂躪自忠清
道江原道以及全羅道初面州郡酷被兵禍而湖南潰卒

乘時作乱迫逐守宰焚刼官府公私波蕩蓄積一空其得全
者只慶尚一道而已二月初二日始收兵十五日畢渡漢江
而被俘人口無慮五十餘萬分四路作行以便芻粮而到處
留連恣行掠奪深山窮谷無遠不到被搶之患甚於來時一
枝兵仍執世子及次子等夫妻并其僚屬置諸軍中從大
路以去一枝兵踰鐵嶺出咸鏡道渡豆滿江以去一枝兵由
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鴨綠江上流以
去一枝兵自漢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㺚及孔耿
所領遼兵叅雜載仍發本國西路敗卒張其聲勢以啚皮
島先犯前港不利潛取小船乘夜陸曳踰蛇浦後嶺下海暗

襲島後以致島中陷敗諸將血戰致命士民魚肉禍燹之慘尤不忍聞當職區區為皇朝守義之心反為挑釁強隣貽禍本国延及皮島以重我皇上東顧之憂更何言哉更何言哉小邦臣事皇朝垂三百年太祖高皇帝定其始封列聖繼述恩典加隆至於萬曆再造之恩浹人肌髓環東土大小臣民父父子子世世感戴期以死報德至于不肖之身遭罹厄會事乃大謬自從丁卯以羈縻緩禍尚支時月十年于茲及其兵勢益熾受逼滋甚猾虜之性久不能堪至於差人議號事端頓異一言酬應後更難處不量強弱輕為斥絶加以師言漏洩自促禍機一国蕩残萬姓塗炭子婦臣僚俘幽異域身

留空城命懸虎口喘息呼吸不得自由魂消体鑠偷活度日
雖欲復齒人倫不廢宗祀殆未可望也大抵㺚兵東出者號
稱二十萬而約不下十數萬西㺚蒙古就食而來者又不在
此數彌滿數千里有摧山倒海之勢誠非小邦所可敵至於
殺身成仁以報皇恩者則猶是當職自勉處而上惧先祀之
永殄下悶生靈之殲盡不早自裁蹉跌至此盲人雖不忘視
誰為開瞙痿人雖不忘起誰為點跟天地廣包而自陷於坎
井日月高照而自蔽於窮蔀含哀忍痛無所告訴擬欲專差
渡海具陳小邦情狀以竢鈇鉞之誅而危機繞脫禍端未已
心在必東勢難自拔瞻望雲霄蒡增哽塞所惟督府忈義槩

或賜憐閔恕其迹而察其心者區區之願也情隘辭蹙不知
所裁　王若曰予以涼德忝居大位於茲十有五年運命既
險國步多艱　遭變故拜致播越貽毒生灵固已不小天方
降割人不懲乱罔思大義之當守不悟奇禍之將臻孤城月
暈自冬徂春守卒不足則儒臣編於行伍儲餉無多則半菽
充於軍食甚至撤屋以當芻採根以供炊危急之形日甚一
日然且慰勉將士誓死固守以待外援及至湖營五陣相継
敗衄西北諸軍頓無舛息飛炮攻堞所觸皆碎計口筭粮旬
日難支當此之時君臣上下指日待亡尚幸二子一孫陪奉
廟社越在江都臣民之托猶有所望豈料人謀不臧天塹失

守使予不忍一日之恥膠守匹夫之諒則李氏血食於斯絶矣以此較彼罪有輕重故二三大臣涕泣勉予事有愧於素心顔實厚於今日嗚呼重圍弱卒有甚白登之危屈意圖存堇免青城之厄國雖未亡人謂予何輕煖肥甘人情所安而今予敝裘糲飯無異庶賤矣慈愛眷戀天性自然而今予二子兩婦並已北行矣顧予深痛不在于茲職爲司牧躬自失道罪有一人禍延萬姓使赴難之士長爲戰場之冤魂無辜之民盡作異域之俘擄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叩胷呼天在在皆是爲民父母責將誰任是用茹痛含酸五內如割中宵不寐言念往愆可悔之事不一其端繕練甲兵思以備患而村

閭因此而不安貿聚米穀思以蓄餉而民力因此而大困襄尚名節所以勵世而浮議因此以益滋程督催從所以驚頑而暴吏因此以得逞朝多阿比之習世乏淳厚之風災異迭見予不知懼惡恣朋興予罔克闢良由天性庸暗昧不知妥求以適治反起于亂不待大兵之加而國已病矣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詎不信歟今欲痛懲宿弊益勵奇政去黨捐私以回公道務農息兵以保餘氓咨爾八路士民薦紳大夫其諒予不獲已之故無以既往之咎而遐棄予上下協心弘濟難艱以迓續天命無墜我太祖太宗餘業其自今日始故玆教示想宜知悉（並大提學崔岦製）

二月初二日城中上下人

皆蓐食下城賊兵處處彌滿雖平日往來之處迷不知東西矣我國之人被虜者不敢公然出聲或潛啼暗泣垂淚向人或舉頭合掌出伏道左如有所訴之狀賊若見之必以鉄鞭箠之慘不忍見或有道粉凝粧揚揚馳馬者此則乃関西官妓之被執者云矣或有偃卧於賊兵之中橫吹烟竹略無戚戚之容者不知此何人心亦可憤也士大夫妻子及女子不忍露面見人或以衣蒙頭在在皆是到三田浦大陣世子方住駕其中而賊陣深密無由入拜臣子之情罔極難言灘水方深或由灘而渡水沒馬鞭或以舟濟人奔踏競渡自朝至暮矣賊以車載大砲所藏之具長大如二間大梁而車別甚

撻鳩以一牛相接大路山城以下麻浦以西漢江以下玄石
以東賊兵滿野南方下去之兵未及還來而汗是日發行
上出送東郊汗由箭串馬場橫向楊州踰蓝潭岑仍往西路
餘兵排日撤去至十三日乃止可知其兵盛也蒙古由江原
道入北道而去當初皆率其老弱妻子而來可謂無我國矣
自箭串至都城無賊陣我國人者死相藉於道路傷心慘目
有如是矣入都城則閭閻蕩殘自緋校洞口左右至筆肆行
廊及大小廣通橋左右人家皆燒盡百官上下皆入闕中政
院在於差備門外大小之官同在政院無復下別各司書吏
皆以尋問父母妻子死生而出去只有政院一吏高仁繼者

户曹一吏兵曹二吏而已出城之際人或有被賊刧掠者前
叅議李尚伋自在山城有病落後獨行賊赤脫衣服是夜凍
死 金慶徵將入江都也厥母及其妻各乘屋轎婢着剪帽
與其卜馱并五十比幾盡京圻夫馬有一婢子所騎馬足蹶見
落謂其不善護行杖京圻邑陪吏於路左與副使李敏求
從事官洪命一先立江都原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禮曹叅判
呂爾徵正郎崔時遇社稷令閔析叅奉池鳳遂柳遖宗廟令
閔光勲直長李義遵奉事呂爾弘奉宗社承旨韓與一奉嬪
宮元孫而汝儀及鳳林麟坪兩大君與夫人諸宮人駙馬公
主翁主隨行知事鄭光績四宰朴東善前判書李尚吉姜碩

期同知鄭孝誠尚衣都正沈覵以老病宰臣奉承傳入去武
宰知事邊滄前參議洪命亨沈之源前正李時稷奉常正趙希
進前掌令鄭百亨弼善尹烇前校理尹鳴殷修撰李一相工
曹佐郎李行進朴宗阜直講邊復一都事奇晚獻戶曹佐郎
任善伯承文正字鄭泰齊林㟗學諭尹瀁前縣監沈東龜僉
正李士圭司僕主簿宋時榮別坐權順長奉常主簿高進民
或未及扈從或分司在路者從後隨入禮曹判書趙翼別無
承命而落後自南陽初為義兵轉入江都前大司成李明漢
參議李昭漢方在草土以退避為不安於分義亦為入去其
時嬪宮到甲串津頭無舡不得渡兩晝夜留岸上上下皆凍

餒而濟人之權在於撿察使舡隻皆在越邊不能相通嬪宮在於屋轎內身出玉聲大呼曰慶徵慶徵汝何忍為此留守張紳聞之言於慶徵艱濟嬪宮以下而其他士民避亂者不知其數千萬遍滿津頭求濟而未渡奄及一督之間盧蹄殆盡或被槍掠或投海水慶徵舡運金浦通津國穀名為賑救島中士大夫而慶徵親舊之外無一人得食當時穀責財賊圖為自己之利且將移運海州結城倉穀江都被陷未及遂計自以江都為金湯賊不能飛渡朝夕晏然日以杯酒為事山城被圍已經累月聲聞不通而不以君父為念大臣或有所言則慶徵曰避亂大臣何敢指揮大君或有所議則慶徵曰

當此危疑之際大君何敢與焉云故大君大臣以下莫敢開口
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熏上書於慶徵敏求紳曰新瞻郎
事杯酒非時慶徵等怒之慶徵固不足責其餘諸人等皆時
江都之險無意防備放送哨官盡還其家一島之外不為偵
探識者莫不寒心或傳忠清監司鄭世規死於賊陣大臣以
李敏求代之敏求以江都為萬全之地以湖西為必死之所
遑遑汲汲百般謀避分司促其行謂海氣寒凜不可無禦寒
之酒責取燒酒托此曠日而且欲率去妻子金相尹相議曰
若爾徒弊列邑遂止之先是京畿監司在圍城中發邑之事
無可分付廟堂請以敏求為畿伯 上曰予以此人欲托六

又更擬他人大臣曰雖拜此職他日之托未為不可云 上
許之賊國甚密敎之終不得出三道舟師無一人赴難唯忠
清水使姜晉昕星夜入援而撿察使使以所領舡隻分置於
燕尾亭及諸處本道舡隻則皆置廣津 丁丑正月二十一
日通津假守金邇牒報於撿察曰賊以方童車載小舡向江
都云云慶徵曰江氷尚堅何能運舡謂之亂軍情方欲斬之
甲串把守所報亦如金邇慶徵始為驚動以海嵩尉尹新之
守大清浦全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長岑李垌守加
里山慶徵出陣鎭海樓下自守甲串軍卒不滿數百事已迫
急而軍器火藥分給之際随給随錄倉卒擧措如此何能有

為手鳳林大君初與慶徵出見陣處見其兵數零丁還入城中更欲收拾軍兵以為防守之計人皆逃散不得已始為城守留守張紳為舟師大將猝發廣津戰舡泝向甲串而時當下弦潮水甚小達夜刺舡二十日曉頭菫至甲串下相去五里許姜晋昕率七舡往於甲串與賊力戰戰舡被陷者數隻晋昕舡亦被大砲者數十穴軍兵死者數十人晋昕身被數矢而所奪賊矢及他戰具之物亦多晋昕所領之舡甚小張紳則見賊勢甚急無意前進晋昕擊鼓揮旗催督張紳紳終不動仍順流而下時井浦萬户鄭埏德補僉使趙宗善為前鋒賊之初渡鄭埏陷賊舡一隻將為前進之際張紳擊錚退

軍鄭延等因為還退賊初以起具設伏不為發舡及賊舡
一隻衝過戰舡之間先為着岸下陸者七人而無箭可射只
手一釼無馬步行遶岸而北上岸周望四無藏兵處知其無備
結陣於高處而以白旗招越邊之舡然後賊舡蔽海以渡本
島中軍黃省身率哨官百餘力戰於鎮海樓下身自射殺者
三軍人射殺者六省身力盡而死之軍皆逃散此時江都哨
兵皆在張紳舡中以主將退去故無一人下陸者慶徵自分
無可奈何乘　捨馬入水得上戰舡時慶徵張紳之老母
俱在城中而皆自乘舡而走兩家老母竟死城中相臣令若
干人守城若先出當行軍令嬪宮命金仁徐後行林友閔權

俊俞好善等五人奉元孫出往海邊宋國澤閔光勳呂甬弘
閔枍柳遉李義遵部將閔友祥等相議曰元孫已出吾等守
城何爲皆出城隨去金仁抱元孫而行馬怠賊迫宋國澤換
給所騎馬及至海上適有艤舡者若待候然乘舟浮海數日
至喬桐此實天也聞孔耿將欲搜索諸島自喬桐移往文島
仍向唐津其時往文島人大會津頭問此舡來自喬桐否舡
人詰其所問島人曰今夜島中諸人之夢有舡擁五雲自喬
桐到本島故聞之云人皆驚異朴知事東善沈叅議之源亦
在其舡親聞而言之國澤以此加資而其餘則陞叙大臣啓
辭以彼皆　宗廟社稷之官棄其　宗社國澤之外皆追奪

之賊兵四圍前右相金尚容已知事去脫所着衣付諸下人曰汝若生全以此衣傳諸兒輩以為他日虛葬之具仍往南門距火藥積他人之在傍者皆命麾去金益謙權順長皆自燒死之尹昉以　廟社提調在於廟主奉安之處及賊至昉呼曰汝殺我賊不應投廟主於汚瀆昉收拾廟主裹以空石載諸卜馬渡海時我當投死賊迫貨下陸慮其廟主之見辱於賊分載奴僕衣袴使婢子乘其上事定後三司僕發論以按律再被罷黜一為付處放還未幾而終都正沈諹與其妻將死製疏納諸懷中而遂自決其疏曰臣具東向百拜上書于南漢山城　主上殿下臣與妻子宋姓同日自決以報國

見主簿宋時榮初與李時稷同舍時榮先自決時稷結項使奴引之奴不忍從命以所製貲文及綢巾付諸家奴使遺其子賓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怯背國偷生把守尾觧萬姓魚肉瞻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生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老母縮伏鄉閭隱而不起區區遺願在爾善述　士大夫自決者金尚容鄭孝誠洪命亨尹烇鄭百亨後皆旌表其中一二人或稱為賊所殺云而無目覩者豈可以流言沒其善哉故宰臣閔仁伯之子垶先殺其妻子然後自決一子遠在他地賴以得生李士圭死於賊鋒如此輩不能盡記婦女自決者金瑬李

聖求金慶徵鄭百昌呂甭徵金槃李昭漢韓興一洪命一李
一相李尚圭鄭善興之妻西平府原君韓浚謙之妾母子延陵
府原君李好閔鄭孝誠之妾也其他婦人之節死者甚多不
能盡知可惜金震標迫其妻使之自盡金瑬及慶徵妻見其
歸死繼而自決　權順長自焚後厥妻即李久源之女也先
縊三女以後自縊死順長妹十二歲處子亦自縊死此皆婦
人之能者也李埛及尹新之皆在防禦之處厥父在於城中
賊蔿路塞皆自棄舡以避乱定後俱被重劾柳廷亮等不為
防守亦先逃去陷江都者九王子及其迴軍城中被虜者還
放城中被虜者皆獲率去韓興一呂甭徵脫其所着更被斬衣

曰初見他國之人不可不整其衣表先自立拜言於賊曰國
舅姜碩期且在此云蓋欲招入以渾其迹姜托病跛躄之夕而
不前賊竟捨去姜初欲自决嬪宮亦　從死爲兩大君所挽
不果其他遠近士族夫人之被虜者非一而孝敏求妻及兩
婦人之事人皆唾罵言之醜也敏求以其死於嘉山謂之節
死盛稱其義求寫於東陽尉申翊聖人皆笑之妻妾贖還者
士大夫無不依舊同居新豊府院君張維獨以爲失節之人不
可爲配以奉先祀厥婦贖還之後陳疏請令子改娶領議政
崔鳴吉回啓之辭曰如此則怨婦必多不可不慮因爲防啓
及張維死後厥夫人更爲上言　上只許此人勿以爲例及

論江都失津之罪張紳金慶徵李敏求等臺諫累日論啓張
紳賜死而不為决案　上命之自盡厥家在西門外自縊其
家禁府都事亦不親見以此都事見罷人言藉藉疑其逃生
至於承旨洪憲啓於　榻前請剖棺　上不許金慶徵則臺
諫初以按律論啓謫江界更引前判書金時讓及尒判俞伯
曽等疏臺論更發拿来賜死敏求等圍置寧邊且以姜晋昕
不能善戰使賊渡海初配遠地臺諫更諫拿来梟示舡上力戰
無如晋昕而終至賜死臨死容從又如此此誠壮士之有所
守者人皆惜之水營軍卒無少長皆追思垂涕如悲親戚
尹煌俞榥李一相俱以斥和尹俞中道付處李遠竄謫書俞

棨曾在南漢請斬金瑬言甚直截趙綱曾論洪瑞鳳三公同
議定罪俞棨付處趙門黜其後因臺官之啓趙則蒙釋洪翼
漢時爲平壤庶尹賊之回軍時我國定差使員甑山縣監邊
大中押送虜營大中来縛困辱使不得飮食翼漢哀乞解縛
不聽此二月十二日也十八日到龍灣二十日到通源堡胡
人来問遠来之由出食厚饋此雖犬羊猶勝於我國大中也
二十五日到瀋陽汗令禮部設宴享于館示以無害之意三
月踏青日有詩陽坡細草坼新胎狐鳥樊籠意縛哀荊俗踏
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来風鬣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漸月
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添腮初七日招問翼漢

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其文曰朝鮮累臣洪翼漢斥和事意
歷歷可知但言語不相慣敢以文墨搆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為兄
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唯以直
截為風故上年春適授言責之任聞金國將渝盟稱帝心以
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矣門庭
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金國之與
朝鮮初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有字小之恩
而深結之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
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
子職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

今王世子大君皆爲俘擄老母存沒亦不知之良由一疏之
浪陳以致國家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
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歸
遊故國狀哉狀哉此外更無所言唯願速死速死汗見此書
大怒別囚其隨行奴僕使不得相通仍即出送其奴於我國
厥後事情邈然不聞知而或云初十日遺害云三月初三日
以前之事皆出於吳漢日記中厥妻及兩子俱死賊鋒老母
一女得存吳達濟有寄家四詩其思親詩曰風塵南北各浮
萍誰謂相分在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趍庭絕
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影暮此生何

路更歸寧其思君詩曰孤臣義正心無怍聖主恩深思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其思兄詩曰南漢當時就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洒思兄淚東望遙憐憶弟人䰟逐旅鴈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趍庭日恩將何辭慰老親其贈內詩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朞今來萬里別虛負百年期池閣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哀思苦意備在於此聞者莫不悲之或云與尹集同時漸殺或云幽於深處已經屢年尚無消息想已見殺矣尹集之兄棨亦人才也丙子乞郡為南陽府使向化引賊入府見執不屈罵賊而死並南漢日記杞平君俞伯曾上疏略曰尹昉

金瑬之誤國臣已於正月疏陳其大略矣正月以後尹昉
金瑬之罪臣請條陳焉上年秋夏以前瑬之斥和論議甚
峻至曰清國不可和信使不可送而　殿下特下敵若深入
體察難免其罪之教自此以後附會和議尹𥙿之縛送尹煌
之論罪瑬實主張山城被圍身爲將相終使君父出城而未嘗
一番引咎元帥以下之科罪偃然擔當初清人之請出東
宮也瑬即勸出願爲隨行及大北轅也辭以老病人臣分
義果安在哉亟入往誘守堞之卒群聚闕下請出斥和臣軍
情一動爭言刺刃瑬腹自知難免使李弘胄代領其衆　殿
下以瑬爲忠於君耶爲身謀耶瑬以質子庶微官高遣恚懸

録名下具宏大言曰東宮爵位不及於慶徽耶　中殿之初朞
繞過慶徽獨在母喪耶溼即寢其事上年龍胡之來也修
陳絶和之計政院謄爲有旨傳於撥上見露於清人若送斥
和人則其時廟堂之可也年少人奚罪焉趙絅兪棨皆得
罪大臣者也自爲空罪此未嘗聞也其他平日受賂無厭循
私蔑法忘君負國特其餘事頃者犒賞之日以馬賞溼云前
日賊若深入則體察難免其罪之教　殿下無乃忘之耶臘
月二十九日之戰一出於溼之指揮壯士多死士氣大衄反
歸罪於申景禋黃緝至於棍打此何異桓溫之敗枋頭而罪
袁真也昉則久在相位越視秦瘠罪不容誅而變生之初既

受廟社之托其責不既重乎金慶徵之檢察使出於瑬之自
薦盡為一家避亂之計也當入江都也先濟其家屬卜馱令
宗社嬪宮留津頭三日不得濟內官金仁不勝其憤失聲痛
哭此人非　殿下之罪人也乃金仁之罪人也又以令旗濟
親切之人致令士民彌滿於江邊沒數被虜如是非一可勝
痛哉為大臣者若以此罪梟慶徵之首則張紳何以逃去
江都何以陷沒金尚容何以至於自決乎計不出此任他狂童
所為不能有無於其間豚焉得免重罪乎嗚呼望風奔潰何代
無之而不有宗社嬪宮有如慶徵者乎棄其母如棄弊屣
亦有如慶徵者乎兩司承瑬旨從其重罪草草塞責之態臣

不能正視也慶徵以斂求勝己一動一靜無不聞於斂求爲
慶徵之乳母斂求之罪與慶徵何異哉津頭將失守也急奉
廟社請嬪宮大臣從後門馳出則可以乘舡而防奉頭鼠竄
匿於民家爲內官所得非但 廟社汚衊散失終乃拜手虜
陣則 殿下在山城之日也防之罪如此而只以 廟主散
失止於罷職公論何時得見乎張紳臨決不服可以本罪加
一等而使自盡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實與不殺何異
哉頃於憲府之答有曰莫重罪犯循私停啓使死者不服
殿下旣知張紳之獨死爲寃而慶徵之不死爲失刑則雖憚而必
待兩司之論乎合啓之答有曰元勳獨子不忍加法此又

不以慶徽無罪也若連啓不已則恐必蒙允故即發停啓
之簡為大司諫所阻翌日又停合啓之簡唯意所欲埊之勢
重耶輕耶元勲之子比之於 宗社則孰重孰輕無乃 殿下視
宗社嬪宮不及於慶徽耶抑畏埊之權勢不能行法
欲假手於兩司耶 殿下尚且畏之兩司獨不畏之乎沈詡
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詐清人因此國事輾轉終至於大誤
其時不斬其頭而尚保首領可勝痛哉臣言防埊之事被罪
曾不半年又發妄言利於自身利於國乎願 殿下留神焉
上留中不下 三田渡碑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赤然怒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

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凛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
東南諸兵相継而崩潰西北師逗遛峽内不能進一歩城中
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籜爐火之燎
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為武唯布德意先降勅諭之曰來朕全
爾否屠之有若若馬諸大将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
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予昏惑
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唯不忍屠殺諭之如
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贊之
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
而推恩復賜賚之恩遍及於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于都城

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之雄駭鳥散者
咸復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依舊矣雪霜變爲陽春枯旱
變爲時雨既亡而復存既絕復續此實古昔以來所罕有者
也漢水三田之渡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
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之又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
皇帝之功德直如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永賴抑
亦大朝仁聲武誼無遠而不服者未始不期于玆也雖摹天
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乎其萬一玆載其大略銘
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爲德皇帝東征十萬
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藩窮髮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

靈赫赫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
自貽伊戚帝有命明如寤之覺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唯怛
威唯德之懷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予何以
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
帝班師 活我殘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經新枯骨
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嵬嵬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大提
學李景奭製參知吳竣書參判呂爾徵篆 春宮隨駕䑓
清蒙字並書 衛大臣南以
雄宰臣朴潢朴簹宮僚林墰蔡
裕後李命雄鄭雷卿李時楷

貞陵復議

洪武丙子七月顯妃康氏薨功臣門下趙浚金士衡等上言請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永爲恒式上從之令安平君李舒守陵初葬貞陵洞後移于沙乙閑里 野言別集

萬曆辛巳十一月間復神德王后之論始起初神德王后康氏相我 太祖化家爲國正位坤極受天朝誥命沒後上號曰神德名陵曰貞陵與神懿王后少無差異及 太祖薨逝只以神懿陞祔凡干神德一切典禮章皆廢墜不舉歲月既久山陵亦不知所在者幾二百年至是德源居民康純一者駕前呈訴自言以判三司事康允成後孫方定軍役願依國

墓奉祀諸人例恩改定云盖允成即神德之考也而四祖諸
王考妣墳塋之在北方者官定一人稱爲國墓奉祀免軍役
有例故純一呈訴之意如此於是栗谷倡言之曰神德以太
廟應配之位無故不祀事關倫紀宜有尊崇之舉朝廷共起
而論之始令禮官先審陵寢有文官李昌以神德外孫方仕
於朝該曹啓請一同尋得可疑處遍踏嵯峨山内外終不得
適見卞春亭集中載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北之文因此
物色求之於山下里果有國葬陵室而頹廢於山谷間矣廷
論初請祔陞太廟一如神懿之例有一種之論乃引禮經諸
侯不再娶禮無二嫡等語議有異同未克施行廷論又出下

策只請建閣設貟一如諸陵寢之制而其議又不果行但依祧廟例每年寒食致祀而止夫神懿神德在 太祖潛邸時為京外二妻神懿亡後神德為繼室考諸鄭摠定陵碑序中可見神德之稱歷世無貶議觀於龍飛御天歌亦可見矣本朝家法既有定式 列聖坤御前後俱配諸侯無二嫡之說不當偏執於 太祖而諸臣一時之論必欲據經援禮歸於貶抑而乃已是未可知純一始訴只為要免身役而士論奮起乃因此舉天道好還似是陰隲之一大機而既發還尼爭之三載只能做得寒食一祭惜哉 柳川劄記

顯宗十年己酉判中樞宋時烈 揖前所啓神德王后陵廟

事臣已陳達矣宋朝錢氏陵墓蕪沒行路咨嗟尚且爲之修
墓立祠況神德王后位號未替而陵墓如是埋沒其在事體
不可不及時修改也 上曰言于禮官奉審後議定可也禮
曺啓曰參議李俊耉奉審則封陵周四六十六尺高七尺許
而四面沙土幾盡剝落曲墻亦皆頹圮石物則魂遊石長明
燈各一坐文石望柱石羊虎石馬石各一雙次第排設陵前四
十餘步石等四面中央皆有階級而內設一間許面方石等
每年寒食設幕行祀于此陵下百餘步許又有十餘間基址
尚今宛然此必齋所舊基領中樞李景奭判中樞鄭致和議
此事重大歲月久遠而不建齋室則已因舊基而建之則守

直守護之節似不可闕左議政許積議頃日登對時亦嘗陳
達雖不敢筆之於書旣不去位號則獨於守直等事有所彼
此尤有所不安於心者重建齋室差出守護之官充定守護之
軍不與諸侯有所區別似不可已領議政鄭太和議世已久
遠事又重大有不敢輕議以至于今而旣有齋室舊基似當
重建則守直守護等事亦不可闕判付內依啓施行 兵曹
貞陵守護軍依祧遷陵例當以三十戶定給事 上曰一半
以步兵定給一半自本陵漸次望定可也 左議政許積所
啓貞陵丁字閣重建時當有政府以下奉審之事而禮曹不
爲擧行矣 上曰此則該曹之過也分付擧行可也 重建

廳堂上吏曹叅判尹鏶禮曹叅議李俊耇書狀三月十三日
始役丁字閣安香廳典祀執事廳齋室等完役事
己酉八月以神德王后復位事三司及館學儒生上疏陳劄
百官廷請　答曰愼重之意終不可自是卿等之請又至於
此今已勉從依啓辭施行
禮曹啓辭玉堂劄子稱謹考故臣權近所撰興天寺記曰惟
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我小君康氏薨謄來實錄又稱丙子
八月初一日戊子朔戊戌當爲十一日貞陵忌辰日子不遠
令禮官更加詳考事　傳曰允議大臣以十一日爲忌辰矣
更考實錄草則戊子之下不書朔字令觀象監逆筭則當爲

十三日議大臣施行

禮曹啓辭神德王后追上徽號順元顯敬寶篆事

禮曹神德王后立主處所收議領中樞李景奭議丁丑變亂後廟主新造之位奉安于　世子宮別堂仍爲改題改題之所則臣請倣先正臣李滉所論爰就廟內而行之矣　神德王后今始祔廟又與改題主有不同廟內非所可論他所亦無處則告于陵寢而立主或可爲無於禮之禮未知如何領議政鄭太和議嘗聞先儒以爲旣已返虞之後則雖有改主之事不當行墓所云而今此　神德王后立主時他無可處則當行之地其在膽見恐難舍陵寢而他求左議政許積議

初旣不作主則今之主卽同新主與改題大異求之無於禮
之禮祭之以神居與情理則舍陵寢外恐無他所判中樞鄭
致和素昧禮文不敢以臆見獻議左參賛宋浚吉議禮所謂
形歸窀穸神返室堂者乃幽明情理惻怛精微處先儒謂改
題主當於舊居不當於墓所者實有餘意於其間盖魂魄相
離而人死故歛魄於柩依魂於帛旣以藏柩於地易帛以主
其義異途矣然而必題主於墓所何也以魂帛隨往墓所故
也然必題主於帛前旣題之後猶隨主而歸其禮意精密如
此今日之禮竊考攷事撮要所載及實錄所謄則　太祖大
王移都日月與　神德王后葬訖返魂於仁安殿越三年安

影子於仁安等事似甚明白仁安殿之舊基未能的知而其
在於景福宮之內又似無疑而 神德王后平生所御之處
亦可想矣設令其時因舊俗不立主神已返於室堂不當更
求於陵墓則審矣臣曾考大明之制有幄殿之例今亦依此
例設幄殿於景福宮之內奉題主面恐或得宜抑又念之子
孫之所在即祖先氣之所萃無所往而不在焉奉題於闕內
別殿亦無不可唯就題於陵所則臣未曉也 傳曰依宋浚
吉議設帳殿爲之可也 禮曹啓辭謚冊追上事收議領中
樞李景奭議世代已久尊奉維新儀章之未備理所當然蓋
非不能備乃不敢備也強而爲之未見其中於禮也領議政

鄭太和議 神德王后上謚之初必有玉冊而其時冊文無所可考若以到今追備之意新撰文字則實非謚冊常規臣未知何如也且經壬辰以来屢經兵亂之故 宗廟之内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玉冊無一遺存 神德王后謚冊之闕無異此也臣意今此祔廟時以新加徽號冊寶為先奉進謚冊則與宗廟各室所欠之冊一時從容議定似為得宜左議政許積議辛卯年 仁祖大王祔廟時 仁烈王后謚冊不幸遺失於亂中玉冊文則謄寫改備謚冊文並與草本而失之其時亦有追撰當否未定之論因 傳教議于大臣以為決不可追改者領議政金堉也以為告廟由改撰無妨者領中樞

李敬輿也各守所見兩不相下至是命更議之際適得其草本於傳寫之人而用之兩臣皆以文學博洽為世所推而其所見之不同如此蓋大禮中變禮之得中為難故也況如臣蒙於學昧於禮者其何能容議於經摧之間乎 神德王后上謚之初若有冊文則必以 太祖大王之命用齊体之語而告廟後行之者也到今追備不亦未安乎金堉獻議及啓辭中所謂今之改冊者擬 先王之命則非也奉 殿下之旨則不可也冊中載遺失之由則乃告辭非謚冊之体云者恐是不易之論今之改冊之未安者此無以異也今追上徽號既有冊有寶則儀章度数已備矣且臣伏聞 宗廟自薦一

室至苐八室則　列聖冊寶屢經兵亂無一存者日後當有
尊奉　仁祖朝受教議定之舉　神德王后謚冊追備當否
更議于其時亦或一道判中樞鄭致和當初既已上謚世代
久遠玉冊無存與　宗廟寶冊之經亂欠缺無異到今追上
恐涉難便左叅賛宋浚吉議竊思開國之初人文未備其有
謚冊文字固不可必而設令有之而見逸今當修擧數百年
久曠之典凡干禮節儀章皆異常規宜從厚不宜從殺如曰
宗廟中不幸有不備處此亦何必備也云爾則深恐事理有不
當然者未備者從此而追備則可矣當備者從彼而不備寶
未知其可也別命詞臣追撰文字備述事實恐無不可若其

遣辭措語之間惟在述者之能自可周詳回轉俾無臲卼盾
何傷乎 傳曰令姑依大臣議施行
禮曹收議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許積 稟前所啓祔廟時
有廟廷祔謁之禮大王則西庭王后則東庭而今此 神德
王后祔儀行於三百年久曠之後則 太祖苐一室外其餘
各室則宜無行禮之事只當行於苐一室而庭中行禮亦似
未安臣等之議則設坐於臺上苐一室之前行之為當而未
敢臆定且題主處所既有 成命而題主後設奠及未及廟前
奉安處所及奉安後設奠及允祔廟禮節上徽號後題主其
序當然而今則勢當先題主後 上寶此等事俱係變禮詢

問于他大臣事　傳曰允領中樞李景奭議設坐臺上第一室之前而行之宜無異議題主後似當有奠未入廟前奉安處所似當於闕中殿閣空處奉安後設祭似不可緩且題主先而冊寶後亦似勢所當然判中樞鄭致和議如上左參贊宋浚吉議今此襃禮節文諸大臣備陳盡達臣無容別說惟權安處所臣不知自題主至入廟其間日字幾何若且經宿則恐不如別求他所不然則臣曾聞丙子亂後　宗廟列聖諸主不幸有改題處改題於闕中空殿其時必有權安之所今亦就用其所尤似穩當　傳曰依諸議施行　玉堂劄子略曰　神德王后題主時禮官以未上冊寶先書顯元顯敬徽

號先後失序之大者先擇吉日以　神德二字謚題主後移
安別殿又涓吉日奉上冊寶仍為改題則先後不紊而情文
俱備矣禮曹收議領府事李景奭議節目既異於有虞主練
主之禮雖欲先告事由無憑依強為安排則雖涓別日旋題
旋改獨不為未安之歸乎領議政鄭太和議當初節目臣既
與聞更無別議左議政許積議題主之禮禮之重者纔題旋
改亦甚未安以此以彼均之為未安惟當酌量其未安輕重
之如何而處之抑有一說請徽號一款今方考諸實錄若請
於　太廟而後無陳先書徽號之意於題主之文則題主雖
先進冊雖後恐不大害於禮節也判中樞鄭致和議先題神

德二字旋即改題之禮臣未知其合當判付內依議施行
禮曹啓辭請謚告廟儀節不載於實錄無寧以請謚及追上
徽號之意添入於　宗廟預告祭文中而事係重大議大臣
事領中樞李景奭以下議　神德二字之謚即初喪時所上
今之告事不宜用請字之意以前日之謚追上之號題主祔
廟之由措辭撰出似為宜當判付內依議施行
己酉九月二十九日康寧殿幄次改題主詣挹翠堂奉安三
十日動　駕詣　宗廟十月初一日祔廟翌日頒教設科合
慶為之 並謄錄
神德王后祔　太廟時遣大臣攝行祭祝文恭惟　大妃克

配　烈祖受中朝命為內壼主德音雖遠徽稱未沫祔禮之曠閱幾年載昭昭陟降若有臨顧惕予小子是用戰懼孟冬維朔日辰維吉爰絜上儀以躋　太室肅肅閟寢維禋暨昭萃儆洋洋百世靡祧小子嬰疾久而彌痼未奉珪幣祗增愴慕齋誠薦潔攝以宰輔於穆皇靈庶歆簠簋 金錫胄製進

文廟陞黜

光海庚戌禮曹啓曰 月沙 謹考本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典所載位號陞黜大相不類查得顔何荀況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天朝今黜於廟邊伯玉林放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今改祀於鄉而我國則並仍在聖廟后蒼楊時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則天朝增入從祀而我國則闕焉申棖申黨本只一人家語及史記互載其名誤為並祀天朝則今已革黨存棖而我國則未革焉盖我國祀典只遵倣中朝正統元年刊定之制而至嘉靖九年天朝禮官始博考典禮兼採羣

墩程敏政瓊山丘濬等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舉特我國未
及舉行耳今者大明會典既以釐正之制須布則今日之所當
遵依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臣等仍竊考而尚論則馬融為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
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
子荀況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肅污身擢奸背魏從晉何休
解詁春秋黜周王魯賈逵之附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莊老戴
聖之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豈宜坐享 宣聖廟庭
以惑後世指向乎至於顏何秦冉則俱無現出處又不載家
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為名字流傳之誤正與申黨申棖

之一人而二名相同天朝之廢黜冝矣王通雖有僣經之譏
當魏晋潰裂之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篤壇河
汾聳動天下亦間世之豪傑也龜山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
後使程朱之學復明於時衛道之功不下於周程安定胡瑗
首倡体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使經義不晦師道有傳及門
之士無慮一千餘人歐陽脩不獨忠義文章其學推尊韓子
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𡬶為純
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初說禮数萬言令禮記之
書復傳於世天朝之增祀冝矣而我國則闕焉今當遵倣
天朝已成之制悉行陞黜也若其中鄭玄鄭衆服虔盧植范

寧吳澄則程敏政之議以爲雖若無過其所著未足以發聖
學邃伯玉林放則雖見稱於夫子而實非孔門弟子天朝今
並祀於其鄕臣等之意則雖云無過旣云見稱而我國則無
可祀之鄕今雖遽議罷祀至於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白
沙陳獻章天朝雖並陞祀而臣等之意則只論人物雖不下
於漢末諸儒而其所論著未免流於異端恐不可輕議於陞
祀之列也大槩前項諸公行蹟之褒貶實出於史家實記及
先儒定論非臣等所自論也巳黜而尚在聖廟誠誤甚矣巳
陞而猶未奉安欠缺極矣然其至今未改者豈以揚龜山諸
賢爲不及於馬融等諸人也只緣會典之須降未久但知膠

守當初所定之制而憚於改作至今淹置也其必有待而然
目今五賢臣從祀之舉實曠世盛事千載一時修舉闕典此正
其機是亦不過遵天朝已成之制而畧可增損非别有創定
也且天朝則稱孔子以至聖先師稱四配以復聖顔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
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我國則皆用謚號與封爵臣等
據此叅詳天生大聖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而誄之猶恐
未足以形容其大况區區一字之謚一名之號豈可以為夫
子輕重而盡聖人之大德乎夫子之謚代各增損至唐開元
始封為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二字夫天生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二帝三王盡君師之任者也孔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今以無實之爵加於身上必非聖人之意也况宣之為謚則不過一行之偏而成者樂之一終孟子之譬喻孔聖乃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丘濬以為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豈不然乎今稱為至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誠可謂度越前代也稱聖稱賢稱儒並依皇明定制為當但七十弟子俱稱先賢而如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丘明以下之列並稱以儒不得稱賢殊甚無別焉若以生世為座次高下子思何以居孔鯉之上孟子何以並顏曾之列乎聖廟道德

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張朱則
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爲合理今値從祀五賢之會相臣献
議亦已發端請令大臣商量定奪依啓
驁城府院君李恒福議該官所論顔何等十二人申振二名
胡居仁以上七人及至聖先師等號臣聞命矣其他陞黜之
議臣以海外末學所聞於人者所見於書者俱未廣博不敢
輕議以臣所嘗管窺者言則秦火之後禮樂散亡魯高堂生
獨能誦說儀禮以傳蕭奮蕭奮傳孟卿孟卿傳后蒼世世遂
爲專門之學程敏政以爲事業不著后蒼在孟卿之後卿乃
漢中葉以下今乃云在漢初殊不可曉也后蒼之學再傳而

至二戴大明演成禮記二戴兄分也其曰聖兄也世所謂大
戴也其曰德分也世所謂小戴也各有論著禮書朱子多取
大戴禮其以貪贓敗者史氏或言為仇家所搆此則固未敢
明知其虛的而敏政之論後儒多短之不惟責題之可看其
所着道一一編不免為吾儒之罪人其所定論恐不能為後
世之斷案此臣所以疑未敢定論者也陸九淵之學朱子論
之詳矣臣不必更贅世多言王守仁主於致知或議其差之
而落於慧陳獻章主於持敬或議其差之而落於叙如此處
皆臣所嘗疑而未定者也今亦未敢容議
○仁祖大王十三年乙亥館學儒生宋時瑩等二百八十餘

人上疏略曰當明宣之際繼李滉而作爲儒林所宗者有二
人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是已又曰臣等竊念此二臣
者生五賢之後講學明道發揮幽妙凡理氣離合四端七情
等說諸儒所論互有得失而反覆論辨極其歸趣能使晦者
復明缺者復完擴其所未發匡其所未逮東方理學原委於
是乎殆無遺憾可謂盛矣夫二臣者之於斯道也其功其德
有如是者而崇報之典至今寥寥此誠臣等之罪抑恐爲聖
世之欠事也荅曰李珥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謗
莫重從祀決不可輕議矣　同日蔡振後吳挺一等五十七
人上疏略曰珥之文章才學是爲一時之名臣則謂之賢大

夫可也至於從祀則有出處不正之譏渾者又下珥者而況
有已著之罪名其黨奸之狀一時所論或有執言之地矣至
於遺君之跡萬目所覩彼安得逃其罪乎又曰當其僉議之
初臣等舉此二者爭之則齋任尹惟謹等厲聲作色曰所見
若異則出去云云臣等爲其所斥只避夾室臣等步至東學
即又呈單于學官使之驅逐云云疏色沈光洙所製答曰文
成公李珥等從祀之請極僭猥予亦知其不可矣 宋時瑩等再
疏略曰振後疏中所謂李珥謁聖時不許通謁云者此宲無
據之言李珥之未第也東西未分清議方張而生進壯
元儒林之極望若以李珥出處爲未盡則其肯許置壯元乎

既許壯元而不許謁聖寧有是理乎壬辰之變賊鋒漸逼成渾自念山野之臣方在議罪之中國雖有亂無召命而輕進闕下於義未安盖在野之臣其義與在朝者不同耳成渾居在坡山距官道二十餘里比聞大駕之過蒼黄欲赴則江津阻絶駕行已遠逖崎嶇跋涉於山峽之間因赴光海之召而旋詣行在賊臣李弘老素嫉成渾宣廟至臨津問成渾家遠近弘老指近處材舍曰即此是也宣廟曰然則何不來見弘老曰當此之時渠安肯來謁既而成渾進謁行在弘老又曰成渾之來為光海圖内禪也云云答曰文廟從祀之禮非人人所可堪當爾等退脩學業更勿為無益之言疏凡五上不

得請　領議政尹昉右議政金尚容等劄子畧曰兩賢臣無愧於本朝諸賢之列於文廟者又陳蔡振後等別為一隊醜詆先賢非士子羨習答曰蔡振後不竢國家處置徑先陳疏殊甚浮妄矣　左議政吳允謙劄子臣成渾門人也詳知成渾心事只有老臣在耳又曰不得迎駕於路次不過曰事勢之然者而乃曰乘輿咫尺過其廬而不出至於目之以遺君求之情理萬萬不近理者獄事之初鄭澈力為求解李潑定配北道又曰賊招拿還而死鄭彥信賜死命下之日鄭澈力為陳啓而減死成渾常稱永慶清修孝友故鄭澈以永慶孝友陳達亦為之救解成渾之於鄭澈無可絕之道矣以此謂

之黨奸不知情宗之言答曰兩人長短予知之久矣非動於異論而不許也

◯知館事崔鳴吉啓曰東學疏儒被停者六人而同參五十餘人皆不為圓點成均館齋任六人及參疏者三人相繼被停諸生以此不能自安齋任外無一人參圓點大槩二臣之賢士夫莫不尊敬振後等以從祀為過重則避而不參而已何乃巾服步行自作一議作此違例之舉陷誣儒賢不遺餘力自甘於得罪斯文似不必深治至於成均館儒生數百多士抗章尊賢有何得罪見棄之事而二三四館不待一會擅停齋任至於六人之多嶺南儒生聯名尊賢之疏拈出停舉

其設心尤不義令四館多官依例一會議其可停不可停共
公處置仍勸諭諸生使之還入食堂答曰依啓 生員權靖
等二十一人上疏請與蔡振後等均被罪罰今曰得罪斯文
而必欲引入圓點之列乎是導臣等於忘義無恥又曰去其
毛髮絕其慈愛逃入山中耽為釋氏之教黨奸遺君獻進退
皆為後人之疑都承旨李敏求以下洪命耉韓必遠崔衍
李景仁具鳳瑞啓曰朝家才已鎮定而儒生等欲與蔡振後
同被罪罰肆為憤言極為不美而二十餘人之疏退却未安
何以為之傳曰勿為捧入李敏求追啓曰蔡振後等三人被
停其免罰者之不得敢入圓點勢所固然矣更令知館事恭

商善處傳曰依啓崔鳴吉上劄陳振後蹟斥賢之狀及既已
分疏定罰更難善處之道乞免大提學答曰不由直路之士
污矣驅逐多士之儒賢耶再次乞免諸啓字敏求亦上劄傳曰
崔鳴吉以猥濫見遆李敏求別無未安之事不欲察任如此
兼帶為先遆差　前判書趙翼上疏以伸多士亦解在鳴吉
上下教切責且曰其救護館儒之事所當推考以責其失
姑置之政院知悉
(　)四學儒生及海西尹弘敏坡州俞應台平安道洪俠京畿
辛喜道豊德崔時達松都高迴湖南全時晧等相繼抗章以
湖儒三疏下問政院前例後承旨推考上疏還出給

○丙子太學生尹誠等上疏申請進士李象震等上疏醜詆孝廟己丑太學生洪葳上疏申請嶺儒柳稷上疏醜詆今上己亥太學生尹抗等上疏申請南重維上疏醜詆壬寅太學生柳遠等上疏申請嶺儒金鋼上疏醜詆太學輒陳疏下詆朝家皆施儒罰

○壬寅館學儒生柳遠等上疏略曰不意茲者嶺南儒生金鋼等怙兇之徒又復掇拾奸兇之餘論詆誣先賢悖妄自恣有與前日南重維輩相約而起者噫噫亦痛矣又曰今日之爲邪議而詆二賢者必以李珥之早耽禪學成渾之不赴國難爲口實今鋼等之言亦出於茲二者夫李珥之少時志學

恍其近理弱歲遭喪又不能無感於冥薦之說其始蓋出於事亡之孝求道之切而未及周歲便覺其非即訪李滉於嶺外千里之地親承旨訣專心着力於居敬窮理之宲大為李滉所推重滉嘗貽書於珥至有古之聰明才傑之士終始迷溺者固不足論有始正而終邪中立而兩是陽排而陰佑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等語金鋼等之所斥以為論而顯示譏切者無亦指李滉之斯言而發耶且滉書所謂中立兩是陽排陰佑云者蓋有感於呂希哲張子韶諸人之事而言也夫希哲見推程門子韶名為

篤學猶不免乎晩節之差誤而李珥於始學之日便能反正
於旣迷之後則渠書所稱大智大勇者珥其人耳今之欲毀
李珥者適足以益彰其改過之勇而向道之誠而已又焉足
以病珥也耶如以珥戊辰引咎之疏謂之自道以之攻珥則
朱子之某於釋氏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云者亦可謂
朱子之自道而直以爲攻朱子之斷案也耶若其早値家釁
直入叢林等語此又誣罔之甚者往時若故臣李有慶及文
忠公臣張維諸人皆嘗知珥之未嘗斷俗而憤邪說之惑人
或暴之於封章或見之於論著俱足以爲明證的據而其爲
此說者不過奸人宋應漑等之餘徒耳今鋼等不信長德者之

緒言而徒仰乎群小之口吻則其亦可謂失其心也至若成
渾本以山林之士方其養道丘園潛心墳典榮名文繡固非
渾之始願而及乎誠深聘招禮隆賓師則便訣堯舜亦豈渾
之本心哉惟其黨論日熾邪人乘隙遂爲賊臣汝立輩所譏
間終入鉤黨之目至編朝堂之榜則雖逢壬辰之亂而渾以
罪累之身未有收召之命在渾之道始所自守不過王蠋之
耕終若不幸欲決萬里之投池而已其所自列於行朝之啓
者既詳且悉進退出處渾豈有所苟焉哉又曰嗚呼 宣祖
大王壬寅之歲卽帝堯姑試伯鯀之日而今鋼等所稱壬寅
之批者卽慈母投杼於累至之言者也又曰欲誣先賢動引

先朝者此仁弘借　宣廟之批以斥李滉之遺智則推鋼等之此心是亦必以己卯神武之禍直以為趙光祖之罪案而家貞綱打之計為出　中廟之聖心者也其所造意吁亦慘矣至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論李珥之所發揮雖與李滉成說有所不同者而要之洞見本源剖折精微多發前賢之所未發真所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者只恨當時李滉已歿未及相質使滉而及見珥之所說則亦安知毋自欺之章不更定於朱子臨歿之日也今日鋼等之疏其所以偵伺億逆嘗試聖意者尤極巧密知聖明之所難者常在於　先朝之未許則鋼輒曰　仁祖之所嘗斥　孝考之所嚴杜知人君之所

甚惡者在黨論則鋼輒曰爲黨論者所主張知人君之所深憂者常在於官不事事則鋼輒曰國家安危曽不憂念終乃曰作邪論而扶正學噫奸人之罔極其至此乎前日宋時瑩等之請從祀於　仁祖朝也仁廟盖嘗不許矣而然而又有予非以道德不足但以從祀事體極重不可輕易許之之教此則故相臣文孝公趙翼諸人之所親承也其後洪葳等之更請於　孝廟朝也孝廟亦嘗不許矣然而又有兩賢碩德予豈不知之教此則故臣領議政李敬輿諸人之所親承也二聖之特諭若是其丁寧諸人之受教又不啻明白則今日鋼等之所云云其不幾於誣　先朝而欺　殿下乎且臣等

竊聞之嶺南舊日素多先輩若文忠公臣柳成龍文穆公臣鄭逑文康公臣張顯光文肅公臣鄭經世諸人南中人士之所共尊師仰之者也成龍之於李珥則至有文靖聖人之歎而若逑若顯光若經世亦皆尊慕兩賢其發於言語見於論撰俱有不可誣者今者此輩不信乎成龍而信仁弘不信乎逑顯光經世而信景虎諸賊豈以仁弘景虎有賢於成龍逑顯光經世也耶 清城製

丙午嶺南儒生柳世哲等上疏論禮仍進喪服考證事政院捧入答曰覽其疏冊陰邪不正之意如見其肝肺焉朝家處置宜有塞源之舉豈但明示好惡之有哉 館學儒生洪得

禹等上疏辨誣事答曰陰邪之態如見其肺肝何待爾等之
言而後知之朝家處置自有其道矣 上曰近来人心不淑
又有嶺南儒生之疏非不欲論罪而一時之施罰不足以懲
其惡復有日後紛紜之弊不如立為定制以為千百年遵行
之地以杜日後紛紜之患也已亥國恤時服制一遵五禮儀
行之到今有何請改之事而憑藉論禮顯有不正之態誠極
寒心此後若有如此之類則雖稱以多士之疏當重施刑章
断不饒貸之意嚴明知委中外
今上十七年辛酉太學儒生李延普等上疏大槩請 宋朝龜
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本朝李珥成渾五賢從祀文

廟事答曰兩賢之道德學問宗爲一世之景仰士林之矜式
從享文廟夫誰曰不可累朝之未嘗允俞予之所以持難者
皆出於愼重之意也多士之請愈久而愈深終難强抑即今
該曹問于大臣特從五賢從享之請焉領議政金壽恒判中
樞金壽興鄭知和議自有從祀之請首尾四十餘年士林之
顒望祈懇愈久而愈切可見一國公議之所在而猶未蒙準
許此雖出於累朝愼重之至意然其群情之鬱抑固已多矣
今因中外多士之齊籲快降俞音亟擧厥典至於宋朝三賢
之陞配宗是天下之公論歷代之所未遑者而並擧於今日
其所以扶樹道脉表章儒賢者可以光前而裕後矣曠世盛

典何幸於身親見我於此尤有以仰見聖學之明聖斷之決
出尋常萬萬左議政閔鼎重議文廟從享禮之大者累朝慎
重之意有在於此如臣蒙識何敢容議於斯禮而然以皇朝
已行之典前輩已定之論言之今玆五賢之久未躋陞於聖
廟俎豆之列宗是斯文之欠闕中外章甫之齊籲力請久而
不已者可見人心之所同而公議之難遏也右議政李尚真
議中外章甫既將一國公共之論欲修斯文欠闕之典可見
兩賢臣道學德業令人景仰久而愈切而宋朝三賢又是自
程子至朱子道統之嫡傳則其淵源尊慕惟均其在崇報之
義俱宜腏食文廟而 聖上特舉累朝未遑之禮以副多士

顒望之誠亦宗無前之聖德重道之盛意臣何敢更容他議
判付內大臣之議如此依前疏批陞配五賢於文廟 禮曹
啓曰陞配節次今將擧行而第聞東西廡狹窄難於奉安云
今此五賢位版追配處所若無推移之勢則不可無添造之
擧令成均館先審其形勢以爲稟處之地
◯九月生員朴性義等七十餘人上疏略曰臣等嘗見李珥
辭職之疏曰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慈悲遂耽釋敎走
入深山從事禪門殆周一年抽臟擢肝未及洗汚累然歸家
慚憤求死又曰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甚者也
宣廟罪渾之敎曰以宰列之臣在畿甸一日之程非徒聞變

不赴當大駕經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覲古今天下安有遺君父不赴國難而得免天討之理乎嗚呼此可以觀二臣之平生不免為名教之所棄也云云亟收兩臣從祀文廟之命事

備忘記兩賢之道德學問之卓然為一世之表準累朝之尊尚從享文廟俎豆之列實有光崇儒重道之意而列聖之不即允許者本非斥士論而蓋出於慎重也今因章甫之齊籲益可見公議之久鬱未伸故快從從祀之請矣即觀朴性義等疏本滿紙游辭罔非陰慘不正之語誠不勝痛駭也其侮辱先賢沮擊公論之罪不可不正疏頭朴性義為先停舉

正言李徵龜上疏答曰身居言地是非顛倒營救醜正之

徒欲鮮淹置成命之鼎和誠極駭異也禮曹正郎尹[illegible]和[illegible]祀狀[illegible]公[illegible]兩

日罷 玉堂劄罷李徵龜

〔館學儒生鄭齊泰等上疏敢陳朴性義誣毀儒賢之狀事荅曰多士為兩賢卞誣之論予已詳知矣　晝講時疏頭儒生朴性義依臺啓遠竄　持平李日翼上疏荅曰朝家克舉腏食之重典而相繼投疏徒尚紛挐誠未滿一哂也

〔十月生員趙信乾等八十一人上疏畧曰珥之與人書自訟其托禪之事曰狂走山林顛倒失所不趨孔鯉之庭不執黄香之扇有年矣此其自責之辭據實之言百代之下昭不可掩又曰文純公李滉著天命圖及心統性情圖體用顯微

俱極纖悉至於四端七情之分尤臻其極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珥之平生學術既無契悟於此而落坐儱侗之地與成渾私相往復攻斥李滉一則以滉之言為害理一則以滉之言為不知性至曰朱子真以為理氣互發相對各則朱子亦誤也何以謂朱子也前而有絶倫逃禪之累後而有學術乖謬之病其何敢汚衊於俎豆之列乎至於成渾又出珥下　宣祖大王荅金瑬疏曰夫崔永慶之枉死天下之至寃也鄭澈之邪毒千古之奸宄也成渾之為鄭澈之心腹澈之心即渾之心渾之心即澈之心二而一者也此則天地鬼神昭布森列髮未燥之兒亦已知之雖借辭於子貢學字

於揚雄儀秦弄其舌賁育騁其勇亦未能逃也渾之殺人言
者非一豈無其由乎夫以閭巷至賤微之人不敢加以殺人
之名今多士以永慶之死敀咎於渾得非滄浪自取者乎渾雖
蹤迹終南嘗以徵士自擬終乃有殺士之愿此朝廷上千萬
古不可洗之汚衊也安得快注銀漢滌此羞辱徒自痛恨而
已且汝知成渾之為人乎黨奸陰秘之狀姑置勿舉當君父
枕戈對壘之日揚臂大言乞和於讐賊不知此義何居予則
面責退之而不勝憤憤題詩壁上以為彼哉彼哉汝知予詩
乎此則渾之罪案也古之徵士繫漢鼎於一髮今之徵士斷
旺脉於一髮異乎哉此豈徵士也又曰　宣祖大王以其聲

聞過實之故初則禮待甚優至有欲入於珥渾之黨之敎逮至晩年嘗試已多有此明敎豈非渾之断案也亟收兩臣從享之命以重聖廟之祀典召對時疏頭趙信乾遠竄事及前正言李徵龜前持平李日翼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成均館啓曰大司成李坰相禮曹叅判金萬重叅議宋奎濂奉審則兩廡五十九位似難推移而每床削去兩邊各五分則五位分奉未為不足而椅子兩角量其長短裁減其角別無所妨實為便當　傳曰依此變通誠為便好矣

○禮曹啓曰取考庚戌五賢從祀時日記則曰大臣收議並告于聖殿及東西廡新入從祀之位則造作位版分配兩廡

奉安祭設行而別為祭文遣官致祭於各其家廟云今當依
此舉行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有別不可不別為祭文以告
而事係新規日記無現出處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依啓領
議政金壽恒議文廟腏食係是斯文之盛舉旺家之縟禮凡
干儀節務宜熟講審處以新四方之觀瞻以成一代之典章
而古今禮制未有明文之可據如臣末學淺識何敢以臆見
折衷乎第念庚戌五賢從祀時已行之例考出於日記者雖
未免踈漏其時禮官及獻議諸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論議
見識必不為無稽如聖廟及東西廡各位并行告祭之前別
為教文遣禮官致祭於家廟等事今依倣而行之而至於宋

朝三賢事體自別家廟之祭固無可論亦不當有教文而別
為祭文以告似不可已位版造成當在於明倫堂而題版權
安之後亦不可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若
在於此時則恐不必別為告由矣此等重禮不容草草議定
惟在博詢商處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議意上同至於告祭
一款常時兩廡有事只告於聖殿則今不當並告於兩廡而
但念兩廡各位各各陞座與常時小小修改不同則以此別
告為宜左議政閔鼎重議畧云我朝二賢似宜畧倣宗廟從
享之儀宋朝三賢亦倣書院奉安之儀先為造位版題位版
權安之後設祭具祝以告將陞之意恐或不至於大悖傳曰宋

領府事處遣史官問議而亦令玉堂博考稟處可也
〇禮曹啓曰弘文館啓辞本朝儒臣從享之儀庚戌前例足以為據似不必更考古史而至於前代先儒從享之儀則與本朝蔡沈真徳秀呉澄四人之陞在於皇明正統年間我朝之從享當在其後今若更詢禮官考出實録或可因此而得其節目之詳耶宋朝三賢中楊氏則皇朝已有將樂伯之封而羅李二賢之從享自我作始若以宋末所贈號題版則似為合宜詢問禮官而處之傳曰知道末端事令禮官議大臣稟處可也領議政金壽恒行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議楊氏以將樂伯題版羅李二賢則以宋朝謚號題版事體當然

傳曰依議施行

○禮曹啓曰晝講時同知李敏叙所啓文廟東西廡床卓稍為裁削推移奉安之意外議以為苟簡云其在愼重之道殊為未安裁削添造當否更議于大臣處之　上曰推移奉安似無所妨故旣已允下矣外議如此則事體重大更議于大臣可也領議政判中樞左議政議政議床卓裁削如非饌品器數減損之為未安推移奉安恐無不可而旣有外議以為苟簡則不可不審處一二間㕝拓又非擧贏之比亟令添造然後奉安判中樞金壽興議上同傳曰然則亟令添造　注書書啓領中樞宋時烈議以為今玆宋朝三賢及本朝兩賢從祀

文廟時議節其舊例可據者則只當依此行之而已其無可
據者則事係義起之事朱子以為盛德者行之云爾則尤非
草莽賤臣所敢預議且伏見諸臣所議則皆是小小節目而
其所異同無甚得失只在禮官隨宜稟旨而自 上臨決施
行則恐不至於不尊不信之歎矣傳曰依前日左議政議施
行似乎合禮矣
〇掌令鄭勔上疏略曰皇明孝宗弘治年給事中張九功建
議別設啓聖殿祀叔梁訖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配享我
朝大小祀典皆遵大明之制而獨於此廢之不行粤在 宣
廟朝先正臣趙憲議請設行而竟未採施臣之愚意創建別

殿名以啓聖叔梁訖居正享之位四聖之父分處東西之座
又以程太中朱韋齋就居其下春秋釋菜一體行事則其於
尊聖報本之道兩得而無憾臣又甞聞文清公薛瑄學者稱
為敬齋先生朱子後一人而已隆慶間始配文廟而我朝獨
不祀焉伏乞廣詢廟堂及三司諸臣與在外儒臣趙五賢殿
食之辰亟令併行傳曰觀此掌令鄭動上疏則以創建啓聖
廟及從祀薛瑄為請議大臣稟處禮曹回啓曰啓聖廟則曾
在　先朝因館學儒申應澄等陳疏收議大臣及儒臣處依
諸議創建事已有成命而連因凶歲未及擧行則今不必更
議薛瑄陞配一款議大臣稟處何如啓依允領議政右議政

議略云我國文廟祀典多與中朝不侔今若一併釐正則已不然而續續陞配恐非所以重廟享之道也判中樞金壽興議略曰今玆宋朝三賢則宋之南渡以後得繼程子之統以傳於朱子多士之必以此為請者其意有在而本出於斯文之公論此外宋之諸賢中豈無陞配之人誠難以一二人之見容易擧論判付依大臣議勿為施行

○禮曹啓曰奉審基址則自廡盡處至南墻通為二十五尺極為狹窄事涉難便以大明會典太廟圖制觀之則東西狹門皆出於南墻今若依此挾門變為南向之制則小無不可於義意而事係變通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領議政金壽

恒議略曰項年奉使入燕到山海關過鄉校展謁聖廟則內外門皆有左右狹門而並用南向之制必倣太學而為之我朝東西狹門之制雖未知何所據而今依中朝之制變為南向恐無所不可也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議略云試以詩傳璧雍泮宮圖觀之只有前面門階而別無左右狹門之設至於太廟之制廟皆南向各有門堂而已則亦無傍出之狹門矣禮官所引大明太廟之制可以為證而此是大段變通恐難率爾斷定傅曰令因右相陳劄床卓新排當否問于大臣事已下批矣姑待收議更稟可也

○右議政李尚真劄子略云當初諸議莫不以裁削為定矣

乃有苟簡之說始出於不恱者之口輾轉激動於搢紳之間似不必以此浮議有所撓改而既係斯文大舉恕有未盡之悔自致裁削之議變為添造之計此亦不害為慎重之意而但其床卓仍舊而裁削則雖謂之苟簡容或可也今若撤其舊排而一併新造削小其制則新陞之五賢可無苟簡之小嫌而猶且必欲添造廡宇者恕或未之深思也又曰咫尺聖廟之庭非如不得已則不宜興此木土之役而既有周旋推移之道則是豈不可已者乎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領議政議當初欲為裁削云者未必仍舊而裁削之也雖使新造既改其舊制以大為小則亦不得不謂之裁削也然外議之訾

以苟簡只在於裁削舊排不在於削改舊樣則猶可謂此善於彼且以奉安之宜亟物力之從省言之則依劄辭施行恕無不可第念廟庭營作雖曰未安從祀之位數有加兩廡之推移無地則事亦有不容已者似不可以一槩論也判中樞金壽興議今此劄中以為因舊裁削則雖謂之苟簡今若一併新造削小其制則可無苟簡之小嫌云者可謂彼善於此依此舉行似無所妨但交椅之數百床卓之數百改造之功役比之二間廡舍添造之役似不甚懸絶更令禮官熟講禀定判中樞鄭知和議果為添造則兩廡無狹隘之患床卓亦無裁削之欠變禮於是乎庶無未盡之悔矣判付內反覆更

思終不如添搆之得宜依當初定奪添搆而廟制變通一欵

更問于在外儒臣及玉堂稟處

○清城府院君金錫冑劄子處本朝之賢闕尊本朝之儒先

闡明功德陞享廟廡固本朝章甫之責也至於中國儒賢之

未及進配於中朝之太學者雖其言行道德皆我所悉至於

簡擇尊享非我當擅節目之間亦必有難便者侯伯之贈非

帝則僭不侯不伯又不類矣又曰今曰八路同聲多士申請

俞命已下陞配且有日矣諸夏無君我爲東周不但尊奉我

朝儒賢而已雖以豫章延平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而皆將

擧而祀之則漢晋之間觧詁章句之儒初不當配而今已爲

本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趂此時一釐而正之乎令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至於十三人我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十三人之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亦不可盡黜而如荀況以性為悪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古之稱況者必並稱曰荀揚而揚雄既已見黜於揚砥之一言則況安可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肅仕於曹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可罷也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餽

遺且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能以將則不義可罷也何休注春秋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棖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以棖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即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朝者此亦可去也蓋此黜刪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益著於程敏政之疏而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日我國則初未知有此至我　宣祖朝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韙之東還之日即上封事請從中朝之制其後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適當五賢從祀之

禮又請釐正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攘未克聽施廷龜亦
罷免識者恨之夫進退羣言斟酌 羨備擧前日未遑之事
完一代莫大之典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今日乎義既近於
從周輕罷之議非所憂也答曰莫重廟享或有不當配而強
躋者或以一人而祀東西則豈非國家之欠典取後世之刺
乎趙五賢陞配之禮一遵明制釐改之擧似不可已也當令
該曹廣詢乎大臣儒而稟處
○禮曹啓曰執義李翔議清城府院君金錫胄劄陳乃是前
人已定論議無可疑者臣無容更贅至如廟制諸臣所論雖
有異同終不若添造間架之為穩進善朴世采議古[illegible]学制

大抵皆本於璧雍頖宮之下然則我國文廟獨為東西兩門
者必有其故臣不得已盡也至於祀典陞黜實斯文莫大之
論盖亦原於宋朝諸儒改定於嘉靖之世而當時取舍已多
可疑厥後追行尤似有難誠無大正之道也然若姑依從周
之義務欲一一遵行則已今乃無他變通而只循刪黜之一
例未知其果允合於此義無所歉礙否也進善尹極議空踈
昧陋實無學識自惟如許分外忌數斷不敢當云云矣傳曰
左右門並用南向之制而廟享釐正一款當待諸大臣收議
之齊到方可裁處矣
○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壽恒議遵行皇朝成憲陞其可陞以

新一代之耳目以定後學之趨向此正機會也然可陞而未陞者雖有士論之所歉然而徐待熟講不害其差遲矣至於當黜而不黜者其爲苟且淆雜大有累於祀典而尚且曰仍苟存使廟庭不尊統紀不明其失抑有甚焉重臣之劄只舉其黜而不及乎陞者其意亦必在此也恭念皇明所黜凡二十人而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即劄中所謂抑而祀於鄉者也此皆有可稱而無可疵且我國無可祀之鄉則所在不論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吳澄十三人即劄中所謂直罷其祀者也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程敏政亦以名字流傳

之誤而既無的據恕難斷其為當黜戴聖之以貪贓得謗史氏或言其為仇家所搆則亦有難明其虛實者而大戴之禮為禮家所宗則其功亦自不少恕不宜徑黜劉向上言黃金可成固有信惑神仙之失至於立朝事君精忠讜議足以為訓於人臣有補於世教而其經術愽洽在漢儒亦尠矣知此則黜之誠有可惜者矣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之違背聖經得罪名教有著顯之過無可恕之道則所宜首先黜去者斷然無疑至於賈逵吳澄劉中不並請去未知其意之如何而逵以經傳解詁雖得通儒之名當時亦以不修小節見譏至其論說經義專主圖讖附會之致以媒貴顯為

史家所深貶則此與何休之註風角等書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為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則此二人亦不容仍留於腏食之列也申棖申黨一人而並祀其誤莫甚去黨存棖左是不可已者也今之論者或以為大行陞黜一遵中朝之制則可也今既不然而只從其黜未免有異同而於其黜之之中有所取捨左涉非宜矣而臣愚意有不然者其所從違之道亦有不可一遵中朝之制者如陸九淵王守仁異端之學惑世而誣賢者其可以中朝之增祀而一例苟從乎今此穠章延平之陞配亦是中朝之所未嘗擧而斷而行之曾不以此為嫌則就其中參酌損益去其太甚恐

不至妨於事體而害於義理也判中樞金壽興議左丘明以下從祀聖廟始於唐之貞觀逮宋及明曰仍襲謬自有馬端臨之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而議竟不行及至嘉靖以張孚敬之一言斷然改正此所謂一洗前代相襲之陋永為百世可尊之典者也今若就中朝釐正者而論之則可陞者陞之可黜者黜之然後方可無異之嫌而如豫章延平之必先陞祀必欲闡明自程門下及紫陽之淵源統緒則意固有在自與他儒之見漏者有别姑未暇及於后蒼生王通歐陽諸人而至於當黜之人則其功德名實未敢侑食於夫子之庭者苟且仍在安享百世之祀決非明世教淑人心之道當此

聖上丕顯文謨修明墜典之際斷行一如世宗皇帝之爲則
豈不大有先於前烈乎窃念林放雖不載弟子之列蘧瑗亦
非及門之士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先儒以爲可爲人師鄭
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翼經之功不可不記而我國無可祀
之鄉則並不必罷矣此外如秦冉顏何雖曰字畫相近之誤既
未有所考則恐難輕易擧論最是申棖申黨明知其爲一人
者具在於程敏政之疏此嘉靖所以一從邢昺註疏所載
去申黨一位者也公伯寮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
肅王弼杜預吳澄之不合祀享皆有先儒定論不敢復爲疊
床之言也判中樞鄭知和議我朝聖廟從享諸賢實遵中朝

之制而或有陞黜之議未及釐正曰循至今前輩長老亦嘗論列章奏久矣今此重臣陳劄盖出於此如臣蒙學寡聞加以老病昏矇有何別意於其間右議攷李尚眞議今此重臣劄辭義取從周意在正誤而此議實出於先正臣趙憲封事中第惟其所釐正者一一擧而行之則固無不可矣有陞有黜可行者三而只行其一則反不如全不行也當其釐正之日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子以下俱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其言有曰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王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封公封王者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之道一切悖亂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

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簀者其肯安享斯名乎故曰太學
士張孚敬之建言一改千載之誤而我朝猶襲其陋恕當
議改者也至於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諸賢皆見陞而
我國亦未嘗遵行此又斯文之欠事也不此之爲而獨於黜
享之事謂之從周斷然行之則亦恐於義未穩於事未備也
臣之愚意竊以爲先議其改題陞配然後方可并議其黜享
而應黜之中可仍者亦當有商議酌處之道矣不然則黜享
之擧姑不得論也判付內文廟瓞食至重且大豈可苟且曰
循以取濫祀之刺乎公伯寮等諸人之不合廟享已有先儒
之定論而卒爲中朝之所釐改則値此陞享之日克擧未遑

之典誠不容少緩也其令有司公伯寮荀況馬融王弼王肅
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廟庭俾正註謬而一人之
分配尤甚無謂亦令去黨宜矣　傳曰頃日大臣收議廟制
纔已變通矣即令黜享與去位者多至十人雖無添搆之擧
亦足以奉安勿為添造事分付
○行右賛成金錫冑所啓今聞右相啓達之言棖黨之為一
人猶未明白云不可不更為博考而處之更令玉堂詳考記
籍有所決定後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弘文館啓曰論語
有申棖而無申黨史記有申黨而無申棖家語則有申續而
並無申棖申黨唐開元中始以七十子從祀聖廟盖合論語

史記而書所載者並祀之故申棖申黨俱在祀典中至宋邢昺論語註疏中始引鄭氏說斷以棖黨續為一人嘉靖釐正時去黨存棖實用邢昺之說如孔子通記萬姓統譜等書皆並列棖黨之名此皆嘉靖以前文字釐正時不用此等說斷以邢昺註疏者似以鄭氏去古未遠其言宜可考信而然其取捨權度未可的知此外更無可考文字矣傳曰魯論既有棖而無黨至於邢昺註疏尤為詳盡依前判付去黨存棖可也

○領中樞宋時烈上疏略云伏見重臣所欲去者非但中朝之所已行者其所論可去之實皆有證援則雖謂之攧撲不破可也臣不敢知當時尊奉者何說歷代之曰仍者何意也凡

此可罷者既行罷去則雖有新祔兩廡自不患於狹隘矣屋制變改已不得論也且以我東言之則自新羅訖本朝從祀之多至於八人而未能保其猝然皆出於道故章甫之徒或不無竊議於私不厭於心者矣臣每以為與其不審於初而起疑於後不若致詳於始而有辭於終也然而地褊氣局未有大眼目大力量出而釐正則姑將因循沿襲以俟在後之百世也至於宋朝三賢則亦不無可言者朱子嘗云延平聞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又書延平之狀而曰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然則其淵源所自可謂端的矣然而朱子於滄洲之祀只祀

近乎而揚羅則不與焉此豈無所以而然耶蓋龜山學問之疵朱子累言之有曰龜山先看莊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了時發出來羅仲素亦有此意如此等說不勝其多而終曰龜山之張皇佛氏如李鄴張皇金虜也又曰近讀龜山列子說令人惶恐不如何故如此背馳也至論其出處則雖比於柳下惠援而止之而然亦曰龜山做人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朱子之論其所抑揚如此滄洲之所取舍無乃或出於此耶然中朝已以龜山祀於聖廡而羅氏則又不與焉必有其意而萬曆甲戌 主事之所咨於趙憲者亦似隔靴爬痒恐不得為定論也臣之愚意以為今日

三賢從祀雖不可遽爾取舍而惟其道德之醇與朱子之權衡則不惟聖明之所當知者而其在章甫尤不可不精察其所然也或有請之者曰爾於楊羅則所論如是而顧 文成公李珥何其不如是耶臣謹答曰朱子有先瘵後病先病後瘵之下楊氏是先後終不瘵之人也文成公是先病後瘵之人也況其探禪之歲是弱冠之年則尤不足為累也朱子稱張横渠晩逃佛老而猶不害於承孔孟之統也或又曰龜山之陷溺豈如文成之入山乎臣又答曰何必龜山朱子嘗自說熹嘗師其人即高僧道謙也延平嘗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所謂謙即道謙也開善即道謙所居寺名也夫既曰從

論開善處云則其出入徃来於開善可知矣然則文成之暫遊山寺亦何異於朱子之初年哉或又謂龜山何曾變形如李珥哉臣又答曰其心既已沈溺則變形與否非所論也然文成之不爲變形備悉於文忠公張維之序證况以文成入山詩序觀之尤可立卞矣其與一高僧問答也其僧必稱措大措大士子之稱若已變形則當以等輩稱之豈肯謂之措大哉然則文成公不必校量於龜山雖以張朱事言之未見其懸殊至於重臣劄子所議變通之說則既有中朝之所已行者又有先正臣趙憲之論則凡其得罪於聖門不際於道統者去之何疑惟其當去而未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許

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仕元雖非失節而是失身也蓋內
夏外夷春秋之大義也臣嘗以是陳白於　聖祖則　聖祖
以為正當之論而惟其有煩聽聞故密使近侍諭臣以難便
之意矣今曰陞黜之舉汎行亦去則似無痕迹矣惟念顏曾
思之父子位置揆以天理人情寔為未安若依中朝例作啓
聖廟而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程珦朱松蔡元定配於叔梁
訖則名正理得事體完備矣又竊念程周張邵以至朱子則
實繼孔孟之正統其道至大其功其重班之十哲猶為稱屈
而尚在兩廡猥與崔致遠等相並此甚不可之大者也是故
朱子於竹林之祠只以周程以下七賢直接孔孟而餘人不

與焉其意可見也況朱子則又是集羣儒之大成而其功亞於孔子者耶此則宜陞諸殿内以明其統緒之所在也然七賢之中亦不無可論者或謂邵子之學不純於聖道故朱子嘗論之而其言不編於近思録其傳不列於淵源録此則誠有之矣然大易之理實萬世道學之大原而邵子生乎千萬世之後掃去諸家之陋說而直啓伏羲之心法故朱子作啓蒙也一用其說功孰大焉惟温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許其學又其出漢帝魏之大有乖於春秋之義而或為後世僭乱者之口實故朱子嘗慨然於世無魯連其意可見也延平則雖無可指之疵其道不甚較著此二賢者似不得與程朱同

條而共陞伏乞並行議定焉惟念勉齋黃氏實爲朱子之嫡傳朱子付托之意可見於往復書札者旣明且重又其所編通解續一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於尚書集傳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斯文之欠典耶伏乞並令議定焉臣因竊有獻焉故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旣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身然後慨然於朱子所恨者晩年專意於禮書盖以勉齋之書尚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藝皆有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趍向異途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

盛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釋周禮之文而尚且與於聖
廡之享况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頃歲章甫間有謂
臣者曰以文元公之有功斯文而從祀之論尚寂此豈非不
可已者耶臣止之曰此論雖出於公心必須擧國同辭可以
百世不惑兼且兩賢之請尚未了當亦須有次第其論遂止
今者兩賢從祀既已蒙允而臣猥承變通之門臣若於此際
顧阿好之嫌終不爲　殿下一言以俟公議則臣之所以止
之於前日者安知不爲士林無窮之恨乎伏乞　聖明並賜
財察焉領議政判中樞議猥承下詢不敢不以陋見仰對而
経幄之臣以此陳疏議論嚴峻詆斥甚切有何更有所容喙

左議政閔鼎重議領府使宋時烈疏中所陳數款乃是斯文大議論又其引以爲據者皆出於大賢名儒之定論素所裁量於心上欲爲千古之斷案則如臣謏淺蒙陋何敢容喙於其間至於先正臣金長生道德之懿淵源之正爲一世所宗仰而其學尤深於禮書其所訓釋著述大有補於世敎實我東之前所未有也請與先儒黃幹同陞於從享者豈非翼經化俗之功不可不報而然耶判付內國家大事不宜曰一小嫌有所趑趄更詢于領議政金判府事疏中他餘件亦令更議于左相而病不收議大臣處一體議啓領議政議試乾其條陳數款而論之宋朝五賢之宜陞殿內久已有此議真可

以百世以竢而不惑者矣當此修明闕典之日舉而行之無可疑者而但聖廟間架不先恢拓則無以推移奉安以今時勢事力又難輕舉厥後恐不可遽議也勉齋黃氏以朱門嫡傳至今不得與從祀之列玆誠歷代欠闕之大者今君與楊羅李三賢一時同享則洛閩道統之傳上下有托夫誰曰不可哉許衡固是宋元間名儒其學術行誼當時既皆信服後世亦多推重今玆請黜意有所存則雖不必索言以煩耳目而今日此論實是所不可無者惟在　聖明量時度義而處之至於文元公金長生以先正臣李珥之門人授受淵源正脉實惟勉齋之於朱子也其德性之渾厚學問之純深固已為

一世所宗仰而若其尊意禮學有功世教則又是我東諸儒
所莫能先者也宋時烈以其門人平日所親炙而見知者有
非他人之比則誰敢有間於其間哉其視兩漢羣儒以存經
之功訓詁之學並列於聖廡者其功其學不啻過之則腏食
之享誠無所愧矣然念從祀重典也誰其重也故謀之必廣
處之必審然後事體尤重矣我朝五賢臣從祀之請首尾近
百年而後始允兩賢從祀之議亦近五十年而始得請豈不
以重其事而然耶今玆嘗祀之實雖如許亦宜博採公論恭
稽古義而行之疏中所謂亦須有次第云者其意可見臣之
愚意兩賢臣從祀亟舉成命而此則姑俟後日恐合事宜判中

樞金壽興議今茲文廟祀享陞黜之議其來久矣已有先儒長者之所確論則後生末學不過據而為證有何別意於其間也宋朝五賢之陞配殿內士林之意亦莫不然然但以殿宇之狹隘無以推排為不便此則只當試令有司相度而處之至於懷慶名儒則其學問之純正宋末以後未有其比故先儒亦多稱許而宋時烈之請黜之言意有所在則真可謂不易之正論惟在聖上裁量義理時勢而有所施行勉齋黃氏以朱門高弟先受吾道之托則其淵源統緒不讓於楊羅之承緒不得與於啜食之列豈非斯文之闕典也當此之時舉而行之夫誰曰不可文元公金長生道德之淺深自

是宋時烈之親炙而知者而其禮學之大有功於吾東不翅
勉齋禮書之傳則誠無愧於聖廡祀享事體既重則亦難草
草斷定先以兩賢臣之已下成命者亟舉盛典此則次第熟
講而定之似爲未晩判中樞鄭知和議文廟從享宋朝五賢
宜陞殿内之議其已久矣領中樞宋時烈以儒林長老今此
劄陳辭義明正如臣不學蒙顓加以病昏垂死有何見識敢
爲容喙於其間哉許衡一款意有所在亦非不知而既有
孝廟當年之聖諭奉遵遺旨以竢他日不至有煩恐合事宜
惟在 聖明裁量處之文元公金長生以先正臣李珥之門
人學問純正況又專意禮學有功世教實非東方諸儒之比

宗報之典在所當施而聖廡配享事體重大不可不審慎先
以兩賢臣從祀亟舉成命此則稍待士論之僉同熟講而定
似為未晚右議政閔鼎重議聖廟祀典斯文盛舉其所得失
不惟有關於一時抑亦垂示於後代不可不審處而致慎今
若論以名義之正則自大聖以下位版改題乃是第一件事
最宜先舉言其宗報之典則周程張邵與朱子六賢之陞祔
殿內宜容少緩至於諸儒之或仍或黜則頒議於金壽恒之
議有稽先輩之定論庶幾得中若夫楊時之疵病朱子之斥
言雖非一二而其祭延平之文有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
的其緒龜山是承　南道則與俱　望門以趍惟時豫

章傳得其宗一篳一瓢凛然高風云爾則亦未嘗不以淵源
之有自倡學之有功許之矣今因多士之請許令從享已有
成命恐無傷於從周之義也羅從彥比楊似未較著姑俟他
日更加商量亦不害其慎重也許衡既有失身之譏餘無足
言而第其平生尊尚朱子不染陸氏且其論著有補世教者
亦不自少若與吳澄一時並黜則彼此所論似不無斟酌之
道蔡黃翼經之功初無異同而未及並擧寔所謂有所不逞
者今日更何遲疑我東禮學之精熟至于金長生無復遺憾
自古從享之禮多推翼經之賢則讀其書見其禮可以知人
矣陞聖廡俎豆之列者舍斯人其誰右議政李尚真議楊羅

陞配之事初以多士之請臣亦獻議朱子之揚羅不獨言其
疵病亦多稱許處雖以叅延平之大見之明言其道統之
相傳儒相之爲此言元非謂陞祀之不可只是上焉而要
聖學講究之際知有此論下焉而使章甫志道之初亦知所
戒而已此其疏中本意今不須更議也魯齋許氏誤欲行
道失身有累今日此論義正理明而孝廟當年之教可想靇
處之深雖欲趂此時汎行亇去亇去之議終非他故則事勢
之難便今亦比前無大異竊以爲處此之道只取學術之無
疵且遵聖祖之遺意姑爲仍存以俟他日恐不爲害義也自
程朱張邵以至朱子則勃興道喪之後直繼洙泗之統道隆

功大後世無及而乃與諸儒同廡無別儒相此語誠是至論
若陞殿内以明統緒則尊德重道無大於此今日之議者或
以廟宇㢮拓為難此固然矣而惟當觀其事勢當否不必論
其舉措難易若其議定之後則即是應行之事雖或待時無
妨也勉齋黄氏固是朱門之嫡傳朱子末年之所付托可見
吾道之有歸而所編通解續書其功亦自不小蔡九章旣以
尚書集傳之功列於俎豆之享則勉齋之獨不得與焉者實
為斯文之一大欠今當諸賢新陞之日宜其一時並陞也至
於文元公金長生天資渾厚工程篤實淵源有自造詣已深
而脫且專意禮學考證諸家著書卞疑擧世遵用實吾東禮

家之所宗夫以戴聖之陷贓爲累餘禮有誚而猶以爲有功於禮昔既見陞今且惜黜則如金長生其學其功之有補於世教者實無讓於勉齋而固非戴聖輩所可擬崇報之典在所當施而此誠事體重大不可無審慎之道似當稍待士論之僉同從容擧而行之也司業李翔議領府事疏中所謂吾東方從祀八人中可議者豈非指麗代以上文章之士也此事先賢亦嘗言之公議之云云已久當此釐正之日又不擧論而欲竢百世則百世之下更有大眼目大力量之加於領府事者不可必也朱子至比龜山於張皇金虜之人滄洲之祀又不及揚羅則其微意可見設令揚羅已爲從祀則曰循不

改猶或可也到今追擧未知如何至如宋朝五賢功不在十哲之下則陞配殿内乃事理之當然只以時屈擧嬴而未即擧行則臣未知其可也至於文成文簡兩賢臣從祀之典實是我朝崇道德一統緒息邪説正士習之所不可已者是盖天人之際必有響合之勢有以大慰斯文之所顒望而爲宗社無疆之休者懽聲聳動之意不可爲喩而又有所謂次第可行者文元公金長生服食之議人無異辭若以事理言之則事固有一言而可决者亦有多言而不可從者顧事理如何耳執義朴世采議今日配從之端取舍之衷尤非前日泛擧大致之比者輒效妄論終乃自陷於僭猥之誅哉前執義

尹拯議處辱寵命喋無所效情實惶恐判付內宋朝五賢陞
配殿內一款依宋領府事疏辭施行而此亘役似難輕議
徐待豐年舉行勉齋黃氏並與揚羅李三賢一體陞配許衡
則雖不無訾累而遞爾黜享有煩聽聞姑勿舉論至於元文
公學問道德之高予固洞知而慕念文廟從享事體至重今
不可率爾陞配大臣收議中姑俟後日云者亦甚得宜今從
多士之齊籲先配五賢宜矣
○校理李泰輔上疏略曰聖廟從祀之典自有唐以來代各
增修其所取舍只出於一時君臣之言非有正見高識權度
斟酌定為千載不易之論故自今觀之人物不無疵累而事

體亦多苟簡後世有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議禮制度之任則其必在所釐正決矣然苟非其人而妄議僭論其所釐正猶未爲千載定論則反不如因舊貫之爲無罪斯舉亦復重矣明朝宋濂程敏政　倡爲黜陟之論其指斥前賢太刻而舛誤亦多不足爲千載之定論則後有前也張孚敬妄而得君斷然行之其肆然無忌憚本不足也今之論者名爲從周實有取舍是復爲釐正明制而其所以爲說者亦有未及盡言者史記所載七十二弟子見于書簡者三十五人其四十有二人則纔傳名字盖不識其何狀人矣司馬遷記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稱弟子籍山孔氏古文

夫子之言如此而籍之所出又信而有徵後之尚論者但可守此而已欲取其中輕加揀擇亦已疎矣如公伯寮之為人只見於論語一章或其人始惡而終善或偶有此失而其餘自有過人者皆不可知假使冉求之行只有附益季氏之一章宰予之言只有斯已久矣之章則後之者必將並欲黜去其於立論也不亦難乎史記記諸弟子悉取論語次為篇其記申黨未嘗引論語所載申棖事馬遷則固以為二人矣邢昺所云其實一人者不為無理古人名字此類固多然昺亦未必有所考據而遽以彷彿疑似之間斷為一人未見其必可信也且申棖雖見於論語容或不在七十子之列又難

強以申黨當之也荀況之學雖舛駁不醇自是戰國一大儒其
所樹立倫之漢唐章句之儒不啻過之矣何休之注風角
其失不過如劉向之誦方術而史稱休進退以禮屢陳忠言
其人自不可輕令難於黜向敢於黜休亦不知何說也馬融
之失固多而其以貪濁免官則梁冀之誣令以此為融罪案
戴聖之貪贓則誘為仇家所亦可謂不得其平矣論前人
之失甚易而不知己之復陷其失此固天下之通患當今之
世未可遽得其人而任 釐正之責則與其草〻意見變改
歷代之舊章所謂不如因舊貫之為無罪者不可不深慮也
且曰今日臣隣不思輔導 殿下崇謙挹之德守愼重之道

以匡弼聖質之偏心卒然賛 殿下以斥黜先儒拆毀重典
殿下乃復一筆拔去不少持難擧措章甫聽聞甚惑玆弊所
漸恐不至為一事之失而已臣實惧焉且論閔維重李端夏
事 備忘記朴泰輔疏中旁一件即不宜黜享事也此出於
意見之各自不同不必提起而其身居論思輕朝廷蔑公議
之罪不可不正姑先罷職不叙
○禮曹判書南龍翼榻前所啓今此聖廟當黜十人中東廡
三人西廡七人而宋朝四賢以年代次旁入於西廡則自當
補其虛缺之位以次計之則東西廡各有三位之餘剩我朝
两賢臣對入两廡之末則似合便宜矣從祀吉日五月二十

五日云陞黜事由並於此日祝告大成殿十位牌則埋安於
殿後淨潔處似當且我朝五賢陞配之時有前期遣禮官賜
祭及教書於本家之規依前例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禮曹判書南龍翼榻前所啓今見東西廡位版次第則宋
朝諸賢中或有輩行次序差誤處似當一時釐正大臣之意亦
如此矣領議政金壽恒曰東西廡配享中蔡沈在於真德秀
之下胡安國在於張栻之下位次先後未免倒置雖不知何
以如此而當此陞黜之日不可不釐正矣 上曰然則釐正
可也 禮曹啓曰取考故相臣李廷龜文集則庚戌年五賢
從祀後有八方頒教文當依此例從祀翌日頒教中外而今

則又有黜配之舉教文中似當並及此意以此分付何如傳
曰依啓
○禮曹啓曰文廟從祀六賢題位版五月十八日爲吉位版
式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文肅公黃幹文
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啓依所啓施行　禮曹六賢文廟從
祀翌日親臨頒教節目啓下
○禮曹判書南龍翼所啓文廟東西廡中胡安國陞張栻上
蔡沈陞真德秀上事曾曰大臣所啓定奪矣此外又有易次
者康節邵雍涑水司馬光年長於程伯子顥橫渠張載年長
程叔子又其表叔而皆坐其下此必以道德之高下議其

次第矣今則將有諸賢陞殿之舉而在廡時不可不以年輩爲上下並於二十一日擬次宜當大臣之意如此依此舉行何如　上曰依爲之

○禮曹判書南龍翼𢹂前所啓文廟東西廡位次釐正事旣已定奪矣即者大臣以朱子集中滄洲精舍記已爲定其位次今不可𨓏易變易之故胡安國張栻蔡沉眞德秀位次改易外兩程位次則仍前勿爲改易何如　上曰此則仍前勿改可也

○王若曰王化之本無大於右文聖廟之中莫重於侑食旣陞黜之得正宜敷告之用申言念秩禮於瞽宗罔非奬明於

儒術蓋自孔門速肖之羣弟以及後代私淑之諸賢大爲道統之所存皆已尚德小而講師之相守亦不廢功然或去就之舛差未免前後之指議貞觀所進則半得罪於聖教靖康以降則多見遺於真儒如楊羅接河洛之傳承與李黃明考亭之受授九人之濫祀宜斥在中朝而已行四子之宗派可躋應古法而不惑稽俗傳之爽實必也正名改舊列之彝倫是以論世至我列祖之累洽乃有偉人之並興文成之造詣高明生禀先岳文簡之踐履敦篤學本家庭同遡洙泗之淵源蔚為海東之山斗理氣性情之卞已極精微規模事業之隆益致廣大宏言崇論斷斷乎其致治之誠卓識全才佗佗

手其任道之勇嗟抱負之未究尚風烈之有徵爵謚雖榮何
足為盛德之報是非既定蓋可見没世之思繼五賢而追享
固宜歷三朝而衆籲彌堅加隆先哲庸補祀典之闕遺表章
两臣尤切士類之觀感主張斯道之責寧不在予鼓舞一邦
之人亦将由是方當大正於文廡允合齊舉於縟儀茲於本
月二十日将文廟從享壽長侯公伯寮蘭陵伯荀况岐陽伯
賈逵偃師伯王弼扶風伯馬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任城伯何
休臨川伯吳澄黜享文登侯申棖淄川侯申黨以疊享去黨
建寧伯胡安國蒲城伯真德秀華陽伯張栻崇安伯蔡沉以
失次改定位置以将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

文肅公黃幹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新從享於東西廡於
戲道不異於古今人豈間於遠近事先前代克示趨嚮逢風
動四方庶致作新之效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李敏叙製
○己巳三月進士李玄齡上疏略曰從享之請自乙亥至辛
酉首尾五十年間累發累寢末乃力抗公議威制一時肆然
稱之以士論歸一必躋之俎豆之列而後已其爲聖廟之辱
斯文之厄可勝言哉幸今世道陽復多士齊顲 聖明既許
以公論又燭其明白而特以黜享事重有持難之意臣等大
以爲不然也伏乞亟恢乾斷夬賜俞音以重祀典 答曰噫
我朝儒賢之從祀文廟者前後何限而輿情冷然終無異議

獨於此兩臣多士之竭誠齊籲必冀其黜享兩不知止者豈
有他哉盖所以遵列聖之明教痛彼輩之周遮無累欺蔽濫
躋之意也不特此也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烈之掇拾餘論
戕人病國固非一二而若言其末流之害則朝廷之潰裂人
心之陷溺至于力排尹拯事復無餘地幾不免斁倫數絕國
不爲國永言思之寧不痛心公共之論不可終拂特允所請
一以正是非一以抑邪說焉　禮曹啓曰兩臣黜享之意告
由三月十八日爲吉云聖廟告由後兩臣位版即爲埋置事
傳曰允
○閏三月左議政睦來善揭前所啓兩臣黜 享事已至數月

尚無擧行之事守令中不欲擧行多般辭避必罷而歸者已
多有之各道監司從重推考嚴加査問 上曰兩臣黜享之
命已久而各道尚未擧行極可寒心各道當該監司爲先推
考守令則使監司査報該曹處之可也
○甲戌正月十八日備忘記凡天下之事盡善間有訛誤
於前而釐正於後者覺今日之是而悟昨日非者既審其誤
又知其非而曰我而行之何妨仍循其流之害曰趍於委
靡無一事可做寧有是理噫文廟從享是何等重事也當躋
而不躋不過爲一時之欠典不當躋而强躋其汚聖廟而辱
斯文爲如何也李珥成渾本非德備之人多難掩之累而

予莫之察未免濫躋則其可曰我已行之而盡思其正誤
明是非之道乎此所以更化之初快從公論者也夢於伊
時或有陳章為珥渾而左袒者或有違拒朝命不即黜享者
當此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之日羸豕躑躅之漸邪說肆然之
患不可不預為之嚴防今後敢以珥渾事不恤公議挺身立
幟者當以侮聖廟之罪論之須明白布告
○甲戌五月楊州廣州儒生進士朴珣等上疏略曰兩賢臣
之黜廟尚閟復享之恩命公論之欝而不伸斯文之廢而不
興獨何耶又曰己巳之褒言之可為痛哭豈意享之自聖
朝黜之反自聖朝以饒一時嘵嘵之舌乎彼兩賢臣道德非

高於前而卑於後八九年來陞黜相反者抑奚以哉蓋以斯
文之興衰有時　聖上之執德不一故宵人之說得以間焉
而慈母投杼之惑勢或然矣伊時安瑕李玄齡鬼蜮之輩齮
齕之說本非新出之疵瑕祖述群奸之搆誣則邪正之間是
非自別而夫何聖上崇儒之誠不承權輿一爲讒舌所變
遷哉答曰曩時權奸輒事欺蔽之狀業已覺悟則翊茲闡
斯文係時運汚隆者乎當令該曹稟處焉
○政院啓曰進士韓宗奭等呈疏敢以兩賢復享之擧謂爲
汚聖廟而辱斯文譸張邪說靡所顧忌日昨筵中　殿下旣
以兩賢匡道德初非不知而爲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享予

嘗悔恨爲教如此陰邪醜正之疏何以爲之傳曰此疏則勿
爲捧入而當此深悔旣徃復享先正之日　闖發欺蔽醜正
之罪未有明白處分故宗奭略不顧忌鼓簧邪說內至於此
不可不深惡痛懲當初疏頭李玄齡邊遠定配　忠清道幼
學林鳳琢等上疏答曰爾等爲儒賢卞明而拔本塞源語甚
明快予用嘉尚李玄齡之援提邪論秉時醜正之罪誠有所
不可不深惡而痛懲者當令該曹一體稟處焉
○禮曹判書尹祉善啓辭京畿儒生等陳疏請復以文成公
渾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聖廟當爲稟處而陞配事重只因鄕
儒一疏草〻擧行殊欠愼重詢諸大臣別爲處分領議政南

九萬曰兩賢從祀誰敢有異議而前者既陞而黜今者既黜
復陞而儒生陳疏該曹擧行似無重其事之意即今大臣
只有臣一人姑待在外大臣入來博議而處之 上曰依爲
之尹趾善曰若自 上俯詢大臣而特賜處分則益有光於聖
德矣 上曰廣詢大臣固是愼重之道而兩賢道德當初
非不知之而爲醜正之徒所欺蔽至黜享予常悔恨矣若
復慮其顛倒而不即擧行則終爲欠典兩賢臣復享事不必
待該曹回啓特爲擧行 禮曹兩賢臣復享文廟吉日閏五
月二十八日陞配之由先告于大聖殿後兩臣位版奉安即
時禮成祭設行事傳曰允 禮曹啓曰今此復享時依當

初陞祔時賜祭擧行事傳曰允

何十九田十七卜三束内下九束前川
二卜三束今川内一卜起

一卒畓二卜八束内一卜川
一卜八束未耕陳

罕六田十卜四束内二卜五束川内一卜起

五十四田一卜六束川内六乂起

作申分

罕九畓二卜罕束川